

恩福

BLESSINGS

V.14 N.2 總51 2014/4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20）

文化 宣教 使命 P. 2

Culture • Mission • Mandate

人生觀比較——傳道書VS莊子 P. 5

Comparison of Perspectives on Life:

Ecclesiastes vs Zhuangzi

雅和博經學與中國傳統文化 P. 19

Ahavah Stud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將耶穌帶回媒體 P. 25

Bring Jesus Back to Media

恩福20週年特刊

復活的身體

照片提供：劉建慰，李鳴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哥林多前書15:35-38）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賤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哥林多前書15:42-44）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文化 宣教 使命 2
Culture • Mission • Mandate 陳宗清
- 慶恩福二十週年 封底
Celebrating 20th Anniversary of BF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人生觀比較——傳道書VS莊子 5
Comparison of Perspectives on Life:
Ecclesiastes vs Zhuangzi 施璋
- 從文天祥的宗教信仰看節操 10
A New View on Tian-Siang Wen's Integrity
from His Religious Conviction 李民舉
- 公義、法制、人性與基督教 14
Justice, Legislation, Human Nature and
Christianity 夏訓智
- 傳福音與為人處世 17
Evangelism and Proprieties 謝文郁
- 雅和博經學與中國傳統文化 19
Ahavah Stud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王志勇
- 將耶穌帶回媒體 25
Bring Jesus Back to Media 劉陽 沈穎
- 空中戰役——福音影視的前景 29
A Battle in the Air: The Future of
Gospel Films 薩林娜

- 最可靠的科學前提 36
—「上帝假設」重受矚目 (4-2)
The Most Reliable Presupposition of Science:
The Return of the God Hypothesis (4-2)
Stephen Meyer, 唐理明譯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神學之路與學神之路 32
The Road of Theology and the Road of
Imitating God 陳知綱

恩福

Blessings, Vol. 14, No. 2, April, 2014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Cover Design: Tracy Chang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ISSN# 1543-0936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bf21.org

2014年4月 第十四卷第二期 總51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封面設計 張怡晨

行政 林雪騰

編輯委員 王忠欣、李靈、莊祖鯤、陳俊偉、

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遠志明、

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6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吳淑萍 T:8780-1011*201

澳洲代理：Philip Shaw 邵海東傳道 T:2-9341-5367

倫敦代理：Joseph Tam 譚健生傳道 M:7952 882746

香港代理：朱偉健傳道 T: 2508-0568

新加坡代理：唐斌傳道 T: 9722-2970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 (主席)、陳惠琬 (書記)、許蒙惠 (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蕭隆昌、陳愛光、張文辛、陳政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文化 宣教 使命

陳宗清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書 2:20-22



中國功夫片打入好萊塢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從李小龍的《猛龍過江》到《功夫熊貓》，我們看到西方人對於中國傳統武術的熱愛與著迷。跆拳道館大搖大擺地走進美國主流社會，成為西方人鍛煉身體的途徑之一。中國功夫所強調的「健身」、「防衛」、「發揮潛能」的核心價值，已融入西方人的意識中；尤有進者，功夫背後的道家哲學與形而上理念，在這個科技先進的國家大受歡迎。這是透過一種外在的「文化形式」而逐漸改變思想的絕佳例子。

文化議題永不落伍

二十一世紀剛開始時，哈佛大學的兩位著名教授哈瑞森 (L. E. Harrison) 和杭廷頓 (S. P. Huntington) 合編一本書《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強調文化的差異帶給全球的挑戰。2002年，馬來西亞暢銷書作家馮久玲，寫了一本書《文化是好生意》，從商業的角度強調探索文化的重要性，她提醒讀者，要注意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如何從文化資本創值的戰略，來思考今日各行各業發展的問題。

西方基督教對文化的重視，近年有增無減。從1995年起，福音派的領袖便合力出版《書本與文化》(Books & Culture) 雜誌，以補《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雜誌探討文化課題的不足。這份刊物提供的文章，無一不是現今優秀的基督徒學者針對時下文化思潮的批判與回應。

耶穌也注重文化嗎？

毫無疑問，主耶穌善於用比喻來傳達信息。當我們仔細研究福音書的比喻或例證時，會驚奇地發現，耶穌何等洞悉當地的風土民情，以致能有效地和周遭的人溝通。

馬太福音13章，耶穌用撒種者播撒麥子的情形，來闡釋四種不同的心田。對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來說，他們可以立刻明白這比喻的含義，因為羅馬帝國大部分百姓都是鄉野的農夫牧人，而加利利的百姓大多仍是住在鄉下的農民。相同的種籽落在不同的土地上，結果有截然不同的收成；耶穌的聽眾馬上能領會這比喻豐富的教訓。

耶穌是卓越的溝通者，祂透視文化的脈動。第一世紀猶太的文化傳統，是立基於兩約時期拉比對摩西五經的詮釋。馬太福音15章提到有關對父母供養的問題，當時人們的作法，已經悖離了摩西原初的準則與精神，容許人藉著特殊誓言，把一些物件保留起來，當作聖別之物，而不去奉養父母。耶穌則挑戰法利賽人和文士，指責這種作法的偏頗。

宣教概念的反思

「宣教」這個中文詞彙，是從英文 mission 翻譯而來。而 mission 是從拉丁文 mitto 轉換過來，這個拉丁字則是希臘文 apostelo 的翻譯，該字的意思是「差遣」。所以傳統上，西方講mission時，主要是著重在傳福音或拓植教會。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由於自由

「文化宣教」乃是以福音為核心，而以轉化文化為成果。
 “Cultural Mission” is primarily centering on the Gospel, resulting i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神學的影響，mission 變成是教會對社會的投入與影響。使用這一詞時，人們的理解是：對疾病、文盲、弱勢族群等，採取積極的措施，來應對並解決社會不公的現象。於是 mission 變成指社會的改革與更新。

為此之故，保守的基督宗派開始用複數的 missions 來取代原來的 mission。對這些信仰純正的宣教學者而言，missions 仍然是一個特殊的詞彙，強調傳揚福音、領人歸主、建立教會。至於單數的 mission，則被用來指耶穌基督之教會的整全責任，包括文化使命及社會關懷等。

十九世紀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到中國宣教，十分強調教育和慈善工作；二十世紀初期的自由神學，則強調社會改革。而恩福所倡導的「文化宣教」，與這兩條路線並不相同，乃是要結合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也就是透過基督徒對文化的敏銳觀察，有效地在各種文化領域裡高舉基督、見證基督。

對文化宣教的誤解

大約四個月前，筆者接到一通電話，是一位從中國移居美國的老牧師打來。他關心恩福的事工，但以為我們所走的路線，是像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有自由派傾向的中國教會領袖，把基督信仰的獨一性與絕對性抹殺了，只著重改革中國社會，從事文化事業的活動。這其實是很大的誤會。

「文化宣教」乃是以福音為核心，而以轉化文化為成果。

認真研究教會歷史必然發現，神所重用的教父與中世紀的改教先鋒，無不重視文化的課題。他們花許多的工夫，大量地寫作，讓聖經的世界觀可以深深紮根在當時的文化裡，轉化了原本受希臘文化和拉丁文化主宰的歐洲社會。

在希臘文化盛行的第一世紀，早期的使徒試圖用神所啓示的真理，來改變因希臘文化而流傳的世界觀。希臘教父沿襲這個精神，繼續努力，以致讓聖經的真理改變了當時的文化思潮。

拉丁教父也嘗試在拉丁文化中貫注聖經的世界觀，使傳統的拉丁思想被解構，進而重新在基督裡被建構，形成合乎聖經的真理體系。

這正是「文化宣教」真正的詮釋與實踐。

有效宣教必須對文化敏感

毋庸置疑，使徒保羅是最偉大的宣教士。在面對雅典的哲學家時，他必須找到對方能接受的觀

念，作為福音宣講的前提。於是，保羅引用了兩位希臘詩人，來為他的信息作佐證，一位為革哩底的艾庇門尼德 (Epimenides)，另一位為保羅故鄉基利家的亞拉圖 (Aratus)。他們的詩雖然無法正確反映基督的信仰，但保羅希望在一般啓示中尋找可能的線索，來為福音鋪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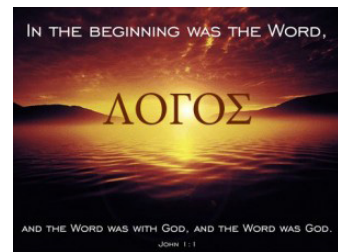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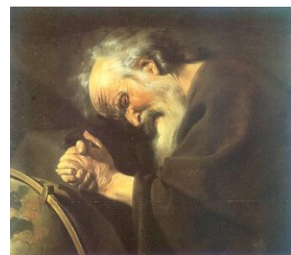
《約翰福音》也是極佳的例子。約翰運用希臘的術語和思考模式，把原本是屬於希伯來人的觀念，轉換成當時受希臘文化影響的讀者可以接受的信息。讀約翰的著作，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他的表達方式和用語，與符類福音（或稱對觀福音，即馬太、馬可、路加）相當不同。

約翰福音一開始，就用「邏格斯」(logos) 來描繪耶穌，這是很獨特的。這個希臘字的用法，可以追溯到主前五百年，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 (Herakleitos)，他是第一位把「邏格斯」的含義發揮到形而上領域的思想家。他以為，「邏格斯」是他說出來的「話」，也是統治萬物的「動力」。

「邏格斯」是萬物川流不息中那不變的，萬物流轉中那靜止的；是動中之靜。這「邏格斯」同時又是思維的主體。後來，亞那薩哥拉 (Anaxagoras) 也提到，「邏格斯」是超越而非臨在的存有；以後，腓羅對「邏格斯」也作了闡述。約翰以「邏格斯」來指基督時，不能不考慮到當時文化的傳統中對「邏格斯」的理解。

永恆的真理要向人啓示，一開始就要面對文化傳統的問題。約翰受聖靈的引導，賦予「邏格斯」新的意義，並在這樣的過程中，挑戰受希臘文化影響之人的世界觀。這是任何跨文化宣教仍然應當依據的法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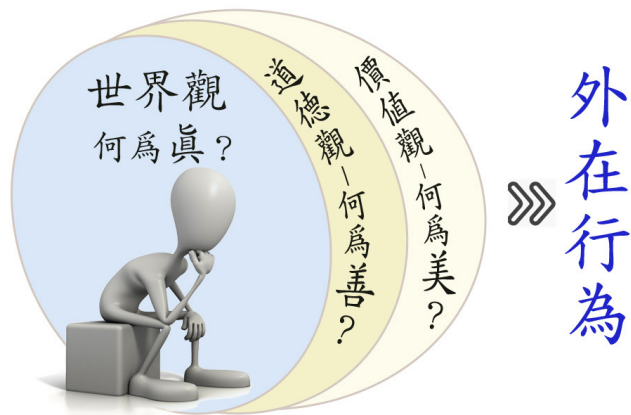
1974年7月，在第一屆洛桑會議上，南美的神學家帕迪拉 (Rene Padilla) 發難，質疑某些西方宣教士將「純正的福音」披上極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四年後，針對福音與文化的議題，福音派的領袖開了一次特別研討會。從那時之後，「文化」的問題愈來愈引起重視。想要作跨文化宣教，若忽略文化的功能與影響力，就很容易讓自己陷入困境，無法有效傳揚福音。



信徒的世界觀若沒有真正改變，宣教工作其實是失敗的。
If the worldview of the believers was not genuinely changed, the work of evangelism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failure.

大使命必須包含世界觀的重建

寇爾森（Charles Colson）在《世界觀的故事》中，不斷陳明：基督教是一種世界觀，因此基督徒傳福音的使命，是讓人從錯誤的世界觀中出來，回到聖經的世界觀。主耶穌最後對十一個使徒交代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太福音28:19-20）其實，「遵守神的話」即蘊含世界觀的改變，而這是大使命的重要內容。



外在行為

普林斯頓神學院蒂恩（Kenda Creasy Dean）教授認為，目前美國教會不少年輕信徒深受「道德治療性自然神論」（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的支配。雖然他們相信一位統管宇宙的神，然而，這位神並不干涉他們的生活；他們只在需要神幫助時，向祂禱告。這種「道德治療性自然神論」的色彩，與聖經對神的描述相差甚遠。可見得，無數人在教會中聚會，但他們的世界觀依舊受周圍文化的影響。

在亞洲宣教時，也會遇到類似的情形。例如：有人原本信奉佛教，皈依基督後就拜上帝，可是他卻把原先拜佛祖的精神與觀念，帶到「新的信仰」中。結果，他雖然成為基督徒，但許多觀念和想法卻與先前拜佛時沒有太大區別。

1949年之後，由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主張唯物論與無神論，致使當時近八十萬的基督徒面對嚴峻的挑戰。在巨大的壓力與逼迫下，不少基督徒選擇放棄信仰上帝。為什麼呢？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原因為，有相當比例的信徒對真理認識不深，因此無法經得起考驗。

由此可見，信徒的世界觀若沒有真正改變，宣教工作其實是失敗的。

文化宣教與神學建構

「文化宣教」終極的目標，是要讓基督的真理進入所有的文化領域裡，以聖經的世界觀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觀挑戰，至終轉化提升整個文化。

從二十世紀70年代起，西方宣教學者就主張，第三世界的宣教地區應當按當地文化的傳統，建構合乎該地區的「神學」。因此除了「三自」（自立、自養、自傳）外，還要加上的第四個「自」——「自建（神學）」（self-theologizing）。

梁燕城指出，過去在華人所提倡的「本色神學」、「處境神學」、「漢語神學」或「歸正神學」，都無法真正讓基督信仰在華人文化中生根。他建議要進行「中華神學」的建構。他在「中華神學的方向」一文中剴切地寫道：

「中華神學從《聖經》去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問題，例如中國上古經典所描述的「上帝」，中華神學拒絕未經研究就說兩者毫不相同，或未經概念區分就視之為等同，卻要深入探索、消化、和辨別。此外，中國哲學中的終極真理，如太極、太和、天及道等理念，神學須依《聖經》去找尋一些溝通點，統合融會，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場，關鍵在確立具有性情位格的神。

中華神學須反思佛家的緣起性空、與道家的無與無為思想，尋索從基督教《聖經》及神學反省中，理解空與無的地位，在神學上得以貫通和超越佛道哲學。」（刊於《今日華人教會》2013年2月）

可見，任何神學的建構都必須考慮文化傳統的問題，並且要對影響文化的宗教和思想體系，提出合乎聖經的回應與反省。藉著不斷會通，並依賴聖靈的大能，與整體基督徒的見證，逐漸轉化原來文化的 world view。這是「文化宣教」可望達到的成果。

結語

「恩福」成立二十年，重要的事工之一，是培育人才。我們期待所支持培養的學者能在中國文化中耕耘，使聖經核心的概念，如創造、救贖、恩典等，灌注在傳統文化土壤中。恩福學者謝文郁是個例子，他多年來努力要把基督教「恩典」的概念帶入中國人的視野，使華人能意識到，我們需要上帝救贖的恩典，才能真正走出人本主義的困境與危機，提升道德的能力。願炎黃子孫真正領受福音的照耀，蒙福無邊。✠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人生觀比較——傳道書VS莊子

施瑋



人生觀涵蓋甚廣，我選擇從三方面來討論：生與死；人與天道；人與物。這三方面也是中國文化所關心的：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境界、人生的功利。

《傳道書》的核心議題是探討人生的意義。在其寫作的藝術特點上，具有箴言類的文體和自傳性的體驗，結合了詩性的感性句式和哲理性的邏輯推論。全書的中心信息就是：人生虛空，若不從創造並超越萬有的上帝來尋找生命的意義，人一生的勞碌都是捕風捉影。“日光之下”這個希伯來成語表明，《傳道書》中的“虛空”結論，主要是從人的角度來看事物，觀察憑人的能力所能明白的人生意義。而它最終要傳遞的，是“敬畏神”的視角如何能破除“虛空”觀，以致認識由上帝啓示的人生真實意義。

《莊子》是老莊學說的經典之一，該書並非莊子一人所作，而是莊子學派著作總集，包括“內篇”七篇、“外篇”九篇、“雜篇”八篇。其善用寓言故事，語言詩化飄逸，哲理論述開闊而深刻。主要議題也是探討人生的意義，講求人與自然、天道的融合，領悟“無”的實質。《莊子》的視角只局限於人的觀察和思想，故而“無”所產生的人生觀，就只能是“逍遙”。“無區別”、“無是非”；不分生死，沒有好惡，忘我無為，讓“我”和萬物自然融化為一，以順應變化為生活的智慧。

比較《傳道書》與《莊子》的寫作手法及所傳遞的思想，不僅能夠更好地從中國文化傳統的思維習慣和經驗中來理解《傳道書》，同時也能夠發現，《傳道書》最後的啓示示恰好是對中國老莊哲思探索的回應。

生死觀與個體意識

人生觀的首要問題，就是人個體自我意識，這關係到如何看待個人在世上生存的意義，以及對死亡的定義。

《傳道書》要傳遞的是敬畏上帝的人生觀，認定：人是被造的，生命來自上帝；人在世上的生存，有上帝的看顧和審判；人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都出於上帝。

由此所產生的人生態度就是：(1) 珍愛並看重自己的生命，相信上帝的創造是美好的，人生雖然短暫，卻是有意義的。¹ (2) 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上帝眼目之下，故要敬畏上帝。只要按祂的旨意而行，就可以相信上帝必保守；如果背離上帝的旨意，就必承擔忤逆的結果。² (3) 因為一切都出於上帝，故人的勞碌及享受都是上帝的恩賜，人的得與失、成功與失敗，都有上帝的美意。³

《傳道書》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讓人的個體意識非常鮮明和清晰，認識到自己在世上的存在具有獨特性，有個體的使命及責任，也當為自己的思想與言行負責，承擔上帝對自己的審判。

《莊子》所傳遞的是“逍遙”的人生觀，就是追求絕對自由的人生觀。在莊子的哲學思想中，並沒有具位格之造物主的存在，故而人的存在缺乏“被造”所賦予的獨特意義，因此，對人的存在最合理的處理方式，就是淡化、消融其“存在”的獨特性。

莊子讓人的眼光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無限擴大，從宇宙大自然的無限，看到人的微小，而提出“物我二忘”——人消融於自然萬物中——的認知方式。莊子認為：人與物、物與物的區別，僅是觀察角度的不同，實質上因為沒有一定的標準，故

《傳道書》中的“生命”注重的是靈魂層面，《莊子》中的生命則側重物質層面。
The “Life” in Ecclesiastes emphasizes spiritual realm. However, Zhuangzi’s notion of life stresses physical realm.

而事物之間是“無區別”的。

可以說，莊子的人生觀是偏重於“唯物”的人生觀，因為其理論否認了人的生命具有獨特的被造性，更沒有談及作為有別於物之人，其靈魂的來源，以及靈魂在人生命中的意義，連帶就否認了人作為個體存在的獨特性。這種人生觀其實是認為人生毫無意義，人與花草鳥蟲沒有分別。

《傳道書》和《莊子》對人生存的不同認知，同樣顯明在對人死亡的定義與解讀上。

《傳道書》相信，靈魂是人生命的重要元素，且“靈魂不滅”；生命是永恆的。⁴ 肉體只是生命在世界上的一種存在形式，死是肉體（物質存在）的結束。人生最終的歸宿為：死後靈魂是上升回到上帝那裏，與上帝永遠在一起；還是靈魂下沉入地獄，與上帝永遠隔離。⁵ 換言之，人生最終將面對審判。

而《莊子》認為，生死只是生命物質存在形式的更換。表面看來，《莊子》和《傳道書》都承認生命的永恆性，但《傳道書》中的“生命”注重的是靈魂層面，《莊子》中的生命則側重物質層面。⁶ 佛教的輪迴與《莊子》的生死觀，都主張物質形態的轉換，但佛教的輪迴中有“因果報應”的審判思想，而《莊子》談到生和死後的各種形態，則是“無區別”、“無是非”的。

《莊子》人生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所持守的人生觀，主要是“內聖外王”。“外王”的表述，主要是儒家的“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內在修養方面，則漸漸以道家的“逍遙”為最高境界。儒家的“內聖”僅僅為了“外王”，故而偏重於社會性，而非個體化；道家的“逍遙”表現了“為我”的一貫精神，以保全自己為目標，卻同樣缺乏個體性的關懷。

於是，在中國文化中，人對自身的個體存在意識是模糊的、欠缺的。否認或迴避造物主對人的獨特創造，造成了人對個體生命的尊嚴缺乏認知，而“無區別”、“無是非”的觀點與審美趨向，又更進一步導致了中國人缺乏個體意識，以致個體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低落，缺乏承擔與懺悔意識。

道與“天人合一”

《傳道書》的信息有一個重點：人雖然無法“參透”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但上帝是啓示、自顯的神。所以，善與惡、正確與謬誤，上帝已經向人顯明。正確的人生觀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也就是行在上帝的“道”中。

道無

這“道”是上帝的旨意，首先由上帝自己向人顯明，然後藉著“傳道者”向人傳講。《傳道書》就是“傳道者”所傳的道，向人顯明上帝的旨意；人應當敬畏賜生命的上帝，行走在祂的旨意中。

《莊子》雖然也有“天”和“道”的概念，但其中的“天”是指自然，“道”是指順應自然的變化，在無知識（無區別、無是非）中認識自然，即為人的“自我意識”。《莊子》哲學中的“天”、“道”沒有位格，也不具自我啓示性。故而，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所以人無需分辨善惡，更無需辯論對錯。這種人生觀所產生的精神追求，就是讓人回到萬物中，回到人作為物質的本然中去，順應自然，跟隨自己的本性來生活。

《莊子》對“天人合一”的描述，就是“無”境；人達到“天人合一”的途徑，則是“無區別”、“無是非”，從而“物我兩忘”。以“無物”、“無我”為核心與基礎的“無”境，清楚地表明莊子哲學的“天人合一”是指物質層面，“自然”與人渾為一體（這裏“自然”是指宇宙萬物）。其精神層面，僅僅是以主觀的意識來達到對物質世界“無”的認知境界。

如果把“天人合一”之境作為人生的至高之境，那麼，《莊子》的“道”與其“無”境之間有其邏輯性。簡單說，就是讓人順應自然的“自我意識”（《莊子》之“道”），進入“無區別”、“無是非”的“無”境中的人生（“天人合一”——人與自然渾然為一體）。

《傳道書》的“道”與其人生觀“敬畏上帝”之間，也具有邏輯性。簡單說，就是讓人領受上帝自啓的旨意（《傳道書》之“道”），進入“敬畏上帝”、行在上帝旨意中的人生（“天人合一”——人與造物主上帝合為一體）。

比較《傳道書》和《莊子》的人生觀，就會發現：兩者都看到了人的生存及認知的有限，但《傳道書》相信有一位自啓的造物主，因而敬畏、俯伏。這也是一種“無我”，但是指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判斷和觀念，所放棄的是錯誤虛假的“我”

人對“永遠”的期待若在物質上，必看到其虛空；人對“永遠”的期待要在“靈”上，就需敬畏耶和華，於是就得滿足。If we sought after material reward in eternity, we would end up with futility. Nevertheless, if our pursuit focused on spiritual wellbeing, we would feel content in fearing the LORD.

的認識，而以上帝的旨意為自己的意念，來走人生的道路，從而得著真實的“我”。這種態度讓人產生積極、有信心、有盼望的生活。即便一時不能參透人生的奧秘，仍然願意以信心來跟隨，並保持認識上帝、追求真理的熱忱。

《莊子》也認識到要“無我”，但因為否認有一位自啓的造物主，故而“無我”是指人與萬物之間，而不是指人與造物主之間。於是，人同於物，從“物化”的角度看，彼此並無分別。這種觀點一方面否認了人生命的獨特性，同時也否認了絕對真理的存在。生命既沒有獨特性，人就缺乏了個體的存在價值，以及社會使命。沒有絕對真理，一切都是相對的，表面上看是讓人順應自然律，但在“無”境中，“自然律”實質上也沒有一定的規律，更是人不可能認知的。於是，這種觀點實質上是順應了人自己的意願，表現出來的常常是放縱情欲、拒絕責任；其結果是讓人更崇尚“自我”，而遠離對認識“天道”的渴慕。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莊子所提到的“真宰”可理解為真我，即我身的主宰，也稱為“真君”。這裏說：彷彿有“真宰”，卻又尋不到它的端倪。可以去實踐並得到驗證，然而卻看不見它的形體，真實的存在而又沒有反映它的具體形態。於是，“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只能迷昧無知，無法通曉人生的奧秘。⁷

否認“天道”具有絕對性，或是否認“天道”的自啓性，也就是否認了“天道”在人世生活中的位置。於是，《莊子》的人生觀，讓人從對外在於人的“真理”的追求，漸漸轉為沉迷於隨從自我感覺，追求神密、玄妙的體驗。

儒家與道家深深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在仕途順暢時，則以儒家之禮治理社會，其人生價值在於“功成”、“名就”的社會意義；若仕途不順，則以道家之“逍遙”為保護自己的文化“屏障”。於是在“清高”之風骨與“青天”之美名間，隨意轉化角色，卻忽略了良知的自責。以“仕”為人生價值實現的基礎，而缺失了個體對社會的責任。

人對物的擁有權

在對物質的追求上，《傳道書》與《莊子》的人生觀表面似乎一致，都看到人追求對物的擁有是虛空、妄然的，甚至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但若仔細比較，兩者對物質的認識卻是不同的。

1. 《傳道書》中的物質觀

《傳道書》中的人生觀建立在認識造物主上帝的基礎上，認識並敬畏上帝的主權，意味著看宇宙萬有是被造的，按上帝的旨意各從其類，並運行變化。“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作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3:11）這句話不僅說到神造物的方式及萬物的美好，也說到人與物的不同。

神將生氣吹在人裏面，這生氣就是來自上帝的生命氣息，就是“永生”，這永遠的存在不是人的物質屬性，而是人的靈魂屬性。⁸ 被造的都不是永遠的，唯獨從“自有永有”之上帝而來的“靈”，才是永遠的。



所以《傳道書》所傳遞的物質觀是：物質不是永恆的，靈魂的永恆的。人對“永遠”的期待若在物質上，必看到其虛空；人對“永遠”的期待要在“靈”上，就需敬畏耶和華，於是就得滿足。

《傳道書》指出，人對於物質不具本質性的擁有權。因為：(1) 人對萬事萬物說不盡、看不飽、聽不足（參1:8）。(2) 人不具有創造新物質的能力（參1:9-10）。(3) 人不能永久擁有某物質。⁹ (4) 人不具有享受所得的自主權（參2:10-26）。(5) 人的肉體也將歸於塵土（參3:20；12:7）。所以當人將生命和勞碌的意義指向對物的擁有時，就會感到無力無奈，因而煩勞、厭惡生命和勞碌，感到凡事都是虛空。¹⁰

但同時，物質是上帝賜予人的，所以物質對於人是有意義的。當人敬畏上帝，承認祂的主權，就能明白這意義。對應上述五點，人對物之擁有權的認識，從虛空轉向了依靠、感恩、自由。

人能觀察、查究萬事萬物（看、聽、想），是出於上帝的恩賜；看到宇宙萬有的無限，是為了讓

關鍵在於：以對物的“管理權”，來代替“擁有權”。

The key difference lies in whether we consider ourselves possessing fortune as owners or managing it as stewards.

人認識自己的有限，而敬畏造物主上帝。

人看到日光之下無新事，凡事都有定時，宇宙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就能謙卑下來，同時也就有信靠上帝的平安。

人認識到賞賜和收取都出於上帝，一方面明白“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方面也知道手中的貲財為上帝所賜，應當慎重、殷勤地管理，同時又能適時放下，成為物質的主人，而非物質的奴隸。

人認識到自己並沒有享受所得的自主權，才會對“勞碌”的意義有“神本”的認識，走出從“人本”價值觀而出、追求“公平”的陷阱。並且能不自恃自傲，對每一天都珍惜感恩。

人認識到肉體必歸於塵土，就會看重靈魂的去處，看清自己在地上是寄居者。人認識到靈魂的永恆與物質的暫存，才能為存到永遠的事效力。

由此，人對物質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既能從極積的意義來看待物質，又能不被物質所捆縛。關鍵在於：以對物的“管理權”，來代替“擁有權”。

2. 《莊子》中的物質觀

《莊子》同樣看到人對物質不具本質上的擁有權，但對物質意義的認知是消極的。

首先，在莊子的哲學中，人與物是平等的，沒有分別，本質上都是一種物質的存在，而存在的形式始終處於轉化、變遷之中。物與物（包括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也沒有大小、高低、美醜、壽之長短、有用無用等等的區別。

在“逍遙遊”中，莊子指出：鸚鵡與灰雀，在飛翔空間上有大小、高低、遠近，卻本質卻無分別；大龜古樹與晨菌寒蟬，在時間上壽命有長短，但本質也無分別；堯治理天下，但拜見得道高人後，卻忘記了治理的使命；而物更無有用無用之分，不合用的大樹不遭砍伐，正是其無用之用。

《莊子》“人世間”篇中另有一關於樹之“用”的典型故事，進一步說明其“無用之用”的理念。匠人石去齊國，看見一棵極壯美，被世人當作神社的欂櫨。觀賞的人群甚多，而這位匠人不瞧一眼地往前走。他的徒弟問為何，匠人石回答，因這

是不能取材的樹。沒有用處，故能延壽。沒想到大樹成了精，在匠人的夢中對他說，“有用”之樹遭受摧殘，而自己尋求的正是“無用”。

莊子借大樹的口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¹¹ 這句話一是說人與物無分別，人對物本質上不僅無擁有權，甚至也無使用權，因為人所判定的“用處”也是相對的；在這樹看來，匠人是無用的，近乎要死的。

人、物同理，莊子本人不願出仕為官，也是不願追求被“用”，以脫離對人生“有

用”之意義的追求，而達到精神的絕對自由。¹² 在莊子的物質觀中，不僅擁有某事物，是對此事物的依憑；使用某事物，也是一種依憑。人生的至高之境，就是不僅不依賴於物，也不依賴於人自己的才能、判斷、經驗等，因為這一切都是有局限的，故而“依憑”必阻礙人得著自由。而在莊子的人生中，他也是以物質生活貧窮的代價，換來了精神上的自由。

《莊子》的人生觀，在人對於物的“擁有權”上，有如下幾點認知：(1) 人對自然認知的極致，就是知道物生於自然，“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人對物不能“擁有”、“定義”、“改變”，而只能順其自然。(2) 人對物不應有偏愛，“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大宗師）。人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與萬物共存亡，物我兩亡，融於渾一。¹³ (3) 人將天下、萬物、生命，都要看為身外，才能“朝徹”、“見獨”、“無古今”、“無生死”，而進入“無竟”之安寧。¹⁴

“外”是相對於“內”的，思想上、精神上既然能凝寂虛空，身外之物，包括天地、死生都好像虛妄而不存在，故有以天下為外，以物為外，以生為外的說法。這裏的“獨”是指不受任何事物影響，也不對任何事物有所依憑。因此，將物看為身外，人才能進入不受外界紛擾的寧靜之境——“撻寧”。但達到這種寧靜之境，必須忘卻生存和眷戀人世，成為“殺生者”。《莊子》認為人不能超脫物外，就會像倒懸人一樣其苦不堪，而超脫於物外則像解脫了束縛，七情六欲也就不再成為負



這種信心的跟隨，就是不執著於自己的經驗和認知，隨時跟隨“道”的引領，從而得到生命的自由。
Following the Way in faith means that we lay aside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and submit ourselves to the guidance of the “Word”.

擔。“大宗師”：“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總的來說，在《莊子》的人生觀中，人對物質是無主動性的，消極的。人只有“忘物”，才能有自由。而《傳道書》中，人對物質是具有主動性的：從上帝的創造來主動認知“物”；按上帝的旨意來主動管理、使用“物”。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的“禮教”道路與道家的“逍遙”境界，無法調和，只能在人的不同階段、不同處境中選其一而行。從而造成了中國人重物質的“實用主義”和輕物質的“道德精神”之間的矛盾與困惑。而“敬畏上帝”的人生觀，則帶出了為神“管理”神所交付之物質的理念，從而解決了這個矛盾。

終述

同樣是要擺脫人生的困境，得著“自由”，《傳道書》“敬畏上帝”的人生觀解決方法是：真理使人得自由。就是藉著信心的領受而向上帝的真理一一向“道”敞開，讓這道引領自己前行。這種信心的跟隨，就是不執著於自己的經驗和認知，隨時跟隨“道”的引領，從而得到生命的自由。

而《莊子》“逍遙”的人生觀解決方法是：隨從人的本性，得到人生的“自由”。但真正“無區別”、“無是非”，順其自然，不求判斷的人生觀，是無法實際指導真實生活的。因為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選擇，必須由自己來判定，“隨從人本性”的判定，其實只能是隨從那一刻對人本性的認知，而這個認知仍是人的“知”，故而又落入“有”的陷阱。同時，因著人本性中的罪性，最終這種“自由”所導致的生活就如《羅馬書》1:21-32節中的描述，不僅無自由，被罪轄制，並且不虔不義而惹上帝的忿怒。

上帝不是讓人過一種追求“絕對自由”、任憑己意的生活；¹⁵ 而是讓人過一種以信心跟隨上帝之道的人生。兩者之間的分水嶺，就是有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或是有沒有一位自我啓示的上帝。相信有上帝，就會在禱告中尋求祂的旨意，以祂的旨意為判斷選擇的出發點，這樣便能擁有確定而積極的人生觀；不相信上帝，就只能順應自己對事物的認知，這認知既會被情欲所挾，又會因時刻變化而導致人的迷惑與虛空，至終產生消極無意義的人生觀。☪

作者是北美華神教牧博士，現為《海外校園》主編。

註：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道書12:1） 2.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神必審問你。所以，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傳11:9-10） 3. “因為他在日光之下，神賜他一生的年日，要從勞碌中，時常享受所得的。”（傳8:15） 4.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傳12:7） 5.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傳3:21） 6. 《大宗師》：“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26)，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文中寫道人生之形態，以及生與死之間都是一種物質形狀的變化，這裏的“造化”並非指造物主對人生命的創造與掌管，而是指“自然律”。參“馮友蘭論莊子”之“死與不死”篇。《十家論莊》，30-32。 7. 《齊物論》：“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8.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世記2:7） 9.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傳5:15） 10. “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功的。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傳2:11）“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傳2:17-18） 11. 此句意為：“況且你和我都是‘物’，你這樣看待事物怎麼可以呢？你不過是幾近死亡的沒有用處的人，又怎麼會真正懂得沒有用處的樹木呢！” 12. 莊子在《大宗師》中，對古之賢臣評述，“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13. 《大宗師》：“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故聖人將游於物之所得而皆存。” 14.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11)，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 15. 《羅馬書》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1:20-21）接著以兩個“任憑”來描述人放縱情欲，活在罪中（1:24,26）。

從文天祥的宗教信仰看節操

李民舉



文天祥時代的吉州窯瓷器·近東風格

文天祥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常被當成愛國主義的典範，廣受表揚。實際上，文天祥本人有濃厚的宗教情結，一般學者把他歸入道教人士之列。但在宋元時期，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常常混在一起，難以分解，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甚為薄弱。

文天祥的家鄉是江西吉州吉水，宋元時期為著名的陶瓷手工業中心，一些瓷器上有明顯的西域特徵。例如以上幾件瓷器的紋樣，和12世紀前後西亞所產玻璃器上面的紋樣非常接近。

那麼，文天祥是否曾受到西域宗教的影響？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很長一段時間，江西廬陵（今吉安市）是聯繫嶺南和中原的交通要道，南來北往的客商常在此歇息。西域宗教在這裡傳播，是完全可能的。

病得醫治的經歷

文天祥極富宗教情懷。他在《感興二首》中說：“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斂便神仙。”年輕時他有一次病重，夢中被召至天庭，天帝赦免了他，夢醒後大病立愈。為此他寫了一首詩。《病甚，夢召至帝所獲宥，覺而頓愈，遂賦》

臥聽風雷叱，天官赦小臣。
平生無害物，不死復為人。
道德門庭遠，君親念慮新。
自憐螻蟻輩，豈意動蒼旻！

此處的“天官”，又名“左相”，在道教文獻中掌管生死簿。《老子化胡經》收錄《太上老君哀歌七首》，其中一首講，劉仲伯死後，“左相”讓他復活：

吾告時世人，修道宜殷勤。
恩亦不虛生，神明必報人。
昔有劉仲伯，精誠於道門，
勸惡使從善，歲會集群賢，
香火日夜勤，亦能感蒼天。
命盡應當死，眾神與表天。
三魂飛揚漸，七魄入死星。
右神削死籍，左神著生名。
伺命來極濟，左相踏地噴。
普告二十獄，拔出仲伯身。
三魂還復流，七魄還入身，
血脈還運轉，百節方更堅。
面目更端嚴，肉骨更解明，
死臥三七日，寢屍還更生。

主題句中，“恩亦不虛生，神明必報人”，意思是神的恩典不是空話，神要根據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所以，人要努力行善。接著便以劉仲伯的故事來說明。劉仲伯修道殷勤，叫人離惡行善，招待遠人。他死的時候，天使（眾神）就把這件事報告上天。他們將劉仲伯的名字放回生命冊上，但是伺命（掌管壽命者）非要尋索他的姓名，這時“左相”生氣了，給地獄下令，要救出劉仲伯；他死後

文天祥……意識到，世間虛名毫無價值，真豪傑應當追求更高的境界，過一種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Tian-Siang Wen . . . realized the emptiness of world fames. A true brave man should pursue a higher state and live a life on earth as in heaven.

二十一天，終於復活。這故事和《聖經》中拉撒路的故事類似。在中國古代官僚體系中，皇帝將一切權柄都賜給左相，大丞相擁有至高無上的權柄，這和耶穌基督宣告的“天上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的意義可謂等價。

文天祥的經歷和劉仲伯的故事基本類似。“天官”看到他沒有什麼大罪惡，就讓他從死亡中回來；他好像經歷了復活一般。他感慨地說，自己好像螞蟻一樣微小，但是上帝還顧念他。“道德門庭遠，君親念慮新”，“道德”一詞，可以理解成自己的德行——自己所行的善像過眼煙雲一般，越來越遠；也可以理解成“道德經”——這本經書很重要，但是同人與上帝的關係比較，就不那麼重要。“君親”就是上帝，“念”“慮”同義，全句的意思是，自己所行的善、所讀的書，越來越成為陳年舊事，而自己和上帝的關係卻是不斷更新。全詩最末一句，給出了生命不斷更新的原因：神顧念我這螞蟻般卑微的人。神的垂憐是病得醫治的原因，也是追求生命更新的動力。這一句無疑等價於《聖經》的金句“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詩篇8:4）

有擔當的和平主義者

大家普遍以為，文天祥是宋朝的孤臣孽子，甘願為大宋江山社稷殉葬。但這乃是錯覺，事實並非如此。且看他對厓山海戰的反應。南宋祥興二年（己卯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殘軍與元軍，在新會崖門海域（今屬廣東省江門市）展開歷時二十多天的大海戰，雙方投入兵力數十萬，戰船二千餘艘。最終宋軍全軍覆沒，二月癸未初六（公歷3月19日），丞相陸秀夫背著年僅9歲的皇帝趙昀，蹈海殉國，趙宋王朝滅亡。

在此之前，文天祥已在海豐被俘，拘禁在元軍船艦上，他目睹宋軍大敗，看見很多死節之臣，但是他並沒有投海自盡。他作詩《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悼念：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
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
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



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無疾，我生之後遭陽九。
厥角稽首並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
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
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睹。
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
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
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
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鷓蚌。
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
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
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
北兵去家八千裡，椎牛釀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
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文天祥眼中的蒙古軍隊和南宋軍隊，不是逆胡與中華的區分，而是南人與北人的區分，是秦趙之分、楚漢之分。文天祥痛恨的“佞臣”是製造蒙古和南宋糾紛的人，是戰爭的製造者。最後殺死文天祥的，不是元世祖忽必烈，而是這群戰爭販子。

次日，文天祥再作詩一首，題名《歲祝犁闕，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此詩採用的是太歲紀年法，對應於干支紀年，則是己卯年（1279年）丑月甲申日。推算文天祥寫這首詩的時間是二月初七，南宋君臣殉難的次日。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
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
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
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此詩序文中提到的異人，是蒙元軍隊中的宗教人士。考慮到蒙元軍隊中景教信徒頗多，此人或許是一位景教教士，大約相當於隨軍牧師一類人物。這人的話，讓文天祥從極度的悲憤中頓然安靜下來。他意識到，世間虛名毫無價值，真豪傑應當追求更高的境界，過一種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這就是“神仙立地成”。

誰殺死了文天祥？

清代大學者畢沅《敬題文文山先生遺像後》說：“黃冠遁世悲無地，白刃飛頭畢此身。”指出文天祥的死因，委婉地陳述，他的死並非是因為故

景教入華，常常與佛道混在一起，亦佛亦道，非佛非道。則文信國所宗，景耶？道耶？

When Nestorianism came to China, it was often confused and intermingled with Buddhism and Daoism. Then, what was the religious conviction of Wen, Nestorianism or Daoism?

國之思，而是遭奸佞構陷。這裡的“黃冠”意指道士。宋元時代，道教融合了景教、摩尼教等因素，因此所謂“黃冠”，應是這一類宗教人士的統稱。

文天祥本意並非要做死節之臣。他希望能遠離官場，做個宗教人士，只在需要的時候為國家出謀獻策，做個建設性的人。胡廣《丞相傳》提到：“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為黃冠師。”《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有一段記載：“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文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

戰場上力竭被俘，可以理解，但是賣身投靠敵人，帶領敵軍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就不對了。南宋的投降派領袖留夢炎，面對文天祥，心中慚愧，而生出害人之心，這才是文天祥被殺的真正原因。留夢炎和文天祥在南宋末年都曾中狀元，但是留夢炎人格極其猥瑣，清代歷史學家趙翼斥責他“豬狗不如”。賣國求榮的留夢炎等一伙人，以文天祥將會舉兵叛亂為藉口，威脅元世祖忽必烈，導致文天祥被殺的悲劇。

然而故事並沒有結束，文天祥的親屬在蒙元的宮廷中繼續發揮作用。

文天祥親屬的歸宿

文天祥就義後，他的夫人隨從月烈公主下嫁，服侍高唐王，他統管今天的內蒙古河套地區。月烈公主是成吉思汗的曾孫女，祖父拖雷，父即元世祖忽必烈。《文天祥全集》卷十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有一段記載：“歐陽夫人被擄後，即到燕都，與二女皆留東宮，服道冠裳，日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棲真觀。……明年，歸故裡。凡親友饋遺，仍專收貯之。又明年正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只乞保庇，擬建靈寶醮筵以謝。……寓豐州，尋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神佛之賜。合以己所得饋遺，正月元夕酬道醮，……畢其心願，即死瞑目矣。’”

豐州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東18公里處，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汪古部族的核心活動地域。汪古部有悠久的景教（基督教）傳統，元代曾經出了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

高唐王即元朝汪古部首領。汪古部為景教部

族，墓葬在今河北沽源縣，已經發掘出來。元代大同路豐州是汪古部族的聚居地，所謂的“棲真觀”，就是一處景教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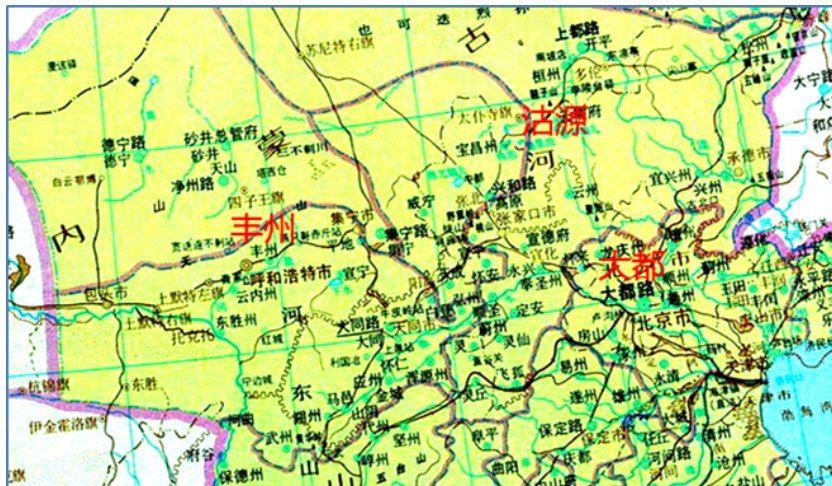
歐陽夫人被擄為奴，後隨公主下嫁，服侍景教國王，也是一件幸事。公主所生王子，就是著名的闊裡吉思王，他為平定西北叛亂，力竭身死，深受後人景仰。元代基督教的神也被講成“佛”，歐陽夫人所拜，莫非上帝？

高唐王死節，信國公殉義，皆為中華民族“重氣節”之表率。世人知文天祥衆，知高唐王者鮮。歐陽夫人事跡，竟然將兩位先賢連貫起來，天下事竟有如此巧合！景教入華，常常與佛道混在一起，亦佛亦道，非佛非道。則文信國所宗，景耶？道耶？



闊裡吉思墓，河北沽源

據《元史·闊裡吉思傳》，歐陽夫人所侍的月烈公主，其祖母就是著名的基督教王后唆魯禾帖尼，她出身克烈部，丈夫拖雷，王後有二子，一是蒙哥，另一是忽必烈。此時宮廷中景教領袖是愛



元朝的大都路和大同路

文天祥，本來是一個富有宗教情懷的文人雅士，……我們要還原一個真正的文天祥！
Tian-Siang Wen was a noble scholar with religious passion. . . We need to recover the true Wen!

薛。愛薛是耶穌（Jesus）的音譯。蒙古族月烈公主與汪古族愛不花結婚，都是景教信徒，這是一對基督徒的婚姻。歐陽夫人大概可以稱得上是闊裡吉思的嬖嬖。闊裡吉思殉國後，其弟術忽難繼位，術忽難是基督教教名，今譯作約翰。下面是汪古部高唐王世系表：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國王	阿刺兀思剔吉忽裡	孛要合	愛不花	闊裡吉思	弟術忽難襲高唐王爵位(術忽難是景教教名,即約翰)
王后	阿刺海別吉公主	月烈公主(歐陽夫人所隨), 公主父親即元世祖忽必烈, 祖父拖雷, 祖母唆魯禾帖尼王後, 伯父蒙哥。	忽答的迷失公主, 愛牙失裡公主		

力量的源泉

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人生價值的四方面，即忠孝節義。如果人生可以比作一朵鮮花，忠孝節義就是四個花瓣。但是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終極真理淡化甚至缺失，實現理想人生就顯得困難。比方說留夢炎，他比文天祥早十多年中狀元，官拜宰相，統領天下兵馬，本來可以為國出力，免去生靈塗炭，但他的一生好像戲子一樣。早年他在權臣賈斯道面前屈膝，不敢伸張正義；後來元朝兵臨城下，身為當朝宰相，他竟然說服朝廷接受屈辱的投降條件。擔任元朝高官後，他恬不知恥地勸降文天祥。留夢炎讀了很多儒家的聖賢之書，找到人生的目標，卻沒有找到力量的源泉，這是他人生猥瑣的根本原因。

對上帝的信仰，讓人能夠向下扎根，獲得滋養，最終開花結果。離開信仰這個關鍵，人生之花終究不能綻放出美麗。耶穌把沒有信仰的人生，比作土淺石頭地，落在其中的種子，“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馬太福音13:6-7）上帝通過摩西在西乃山賜下十誡，前四條是講信仰，叫人敬畏上帝；後六條是講倫理，和國人所講的忠孝節義大致相同。人如果能將自己的生命同上帝連在一起，就能做到忠孝節義。

對上帝的信仰，能夠把人生價值放在一個適切的框架內，不至於走極端，避免“愚忠”、“愚孝”帶出的悲劇。因為忠於上帝而帶出的愛心，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離開了對上帝的信仰，把人間的帝王當成神而敬拜，就是愚忠，例如被勒死在風

波亭的岳飛。不知道有上帝，把自己的生身父母當成神來景仰，就是愚孝，例如埋兒的郭巨。魔鬼撒旦正是要把人同上帝分離開來，利用人對善良的追求，將忠孝節義當成了殺人的工具。儘管戴震早就指出理學“以理殺人”的缺陷，但是這種悲劇並沒有停止上演；有臨死前哭勸彭德懷不要反毛的老將軍，有捨身保衛毛主席的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乃至紅N代，還有今天在中學校園中搞得涕泗滂沱的“孝道”教育……

當前最急迫的事，不是在校園中教導孩子如何孝敬父母，而是教導他們有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因為愛上帝而生出的孝道，才是完全的孝。愛國主義教育應當建立在神愛中華的觀念上。作為中華兒女，我們有責任按照上帝的普遍啓示，承擔自己的責任，將赤縣神州建設成為一座“山上的城”，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宋元明時代，隨著西域宗教文化的傳播，一些知識分子對各種宗教保持開放的態度，擇善而從，形成了三教合流的風氣。基督教（當時稱為景教）的傳播，讓一些文士找到了信仰的根基，對推動“士風”的改良，起到積極的作用。儒家知識分子向兩極分化，一部分人成了忠良死節之臣，一部分人則口號喊得震天響，一遇到挑戰，馬上就泄氣了。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研究錢謙益和柳如是的故事，總為錢謙益扼腕，感嘆他氣節尚不及女流，真正的原因恐怕還在於錢謙益沒有找到力量的源頭，沒有信仰的根基。這樣的人面對危難表現出來的勇氣，可能真的趕不上目不識丁的百姓呢。

結論

文天祥，本來是一個富有宗教情懷的文人雅士，可惜生於亂世，被奸佞之徒害了性命。他不是一個“愚忠”之人，可是死後卻成了“愚忠”的標本。這並非孤例，且看當今，有被封為反美英雄的朱自清，有被刪改演說詞的聞一多……

我們要還原一個真正的文天祥！



作者曾在北大考古系任教，現於北美牧會

公義、法制、人性與基督教

夏訓智

上訪者與公義的訴求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的中國系列，有一部由趙亮導演、經歷12年拍攝而成的紀錄片《上訪》，2010年4月3日正式在香港公演。該片自1996年就開始在北京“上訪村”拍攝。“上訪村”由外地上訪的人聚集形成，有些在那裏搭棚子，有些把橋洞底下當居所。冬天冰雪冷凍，夏日酷暑高溫，但許多人仍堅守該地，希望自己的上訪案可以被接受處理。直至2008年“北京奧運”將舉行，“上訪村”才被強制拆除。



然而，中國老百姓的“上訪”並沒有停止，因為冤情仍在發生，只有越級上訪，才可能討回公道。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訪”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居然有許多“黑監獄”應運而生。2010年，保安公司“安元鼎”私設黑監獄從事截訪一事曝光，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政府採取了打擊措施，如2011年12月到2012年5月間，北京市公安局曾聯合有關部門，開展“清理整頓打擊規範保安服務市場”專項行動，針對“黑保安”等六類非法組織加以整頓。然而隱匿於幕後的官員，如各地的維穩截訪人員等，均未被追究責任。

本文透過此現象，探討社會公義問題。其實，中國的上訪歷史已經將近兩千年。“鳴冤鼓”是古代的上訪形式，最早見於《周禮》的“路鼓”；隋朝就已確立了嚴格的逐級告狀制度。案件必須經縣、郡、州、中央省部逐級上告，越過一級就算“越訴”；只有走完上述程續，或者官員都不受理時，才可以敲登聞鼓，向皇帝直訴。向皇帝“越級上訪”，亦構成“越訴”，如攔轎申冤叫“邀車駕”，唐代法律規定，要打四十大板。

但從以上事實可知，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存在著伸張公義的要求。最感人的歷史劇，大部分都與鳴冤、控告、討回公義有關。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要獲得公義，至終只能靠最高領導者的明察。

民主法制是公義的保障嗎？

通常人們會認為，民主、法制健全的社會比較能伸張公義。近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曾提出“德先生”、“賽先生”的民主訴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知識分子再次重申這個訴求，寄予厚望。

所謂民主，就是人民作自己的主。實行的方式有兩種，或是直接民主，或是代議民主；無論哪種形式，均是根據多數人的裁定作出政治決策。但是，多數裁定是否必然能伸張公義？民主制度果真是使公義在中國伸張的良方嗎？其實未必。

當年的法國大革命就是慘痛的教訓。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大革命是典型的以民主方式執政的例子。革命的確推翻了專制王朝，但它也同時帶來了社會的動蕩、血腥的屠殺和前所未有的集權與專制。令人震驚的現象是，一大批狂熱追求理想的法國知識分子，卻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斷頭臺。反省這段歷史，我們察覺，“人民”從來都是看重現實利益的，“人民”不會為任何“長遠”、“整體”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現實的、個人的利益。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狂熱地支持希特勒，日本人民全力支持軍國主義，都是很清楚的明證。

法制同樣不一定能將公義伸張。例如，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害了自己的前妻，然而他利用律師和輿論，為自己打贏了官司；後來他竟出書，變相承認自己是兇手。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公義的最大障礙——人的罪性

“公義”的要求存在每個人心裏。康德認為，這是人與生俱來的“直言律令”。

儒學經典《禮記·禮運篇》中曾記載，孔子對“天下為公”一心嚮往。然而兩千多年過去了，這理念離實現仍遙遙無期。其實，建設社會主義、

西方與中國最大的區別，就是“罪感文化”和“樂感文化”。The biggest distinction in culture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lies in their different orientation. While the former upholds guilt-feeling, the latter embraces joy-feeling.

實現共產主義，也可說是“天下為公”之理念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這類美好的想法之所以無法實現，都是因為人具有“自私性”。

美國昆蟲學家和生物學家威爾遜提出，人具有以下的屬性：(1)自私性，(2)鬥爭性，(3)有條件利他性，(4)宗教性。生存是人的本能，屬第一個特性，人通常是在生存得保障的前提下談公義。人活於世，有三個層次的“關懷”，最高的層次稱為終極關懷，和以上的第四個特性（宗教性）意義相同。在這個層次中，我們思考什麼是世界的源頭、人生的意義、以及什麼是道德和公義。在第二個層次，人所關心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繁衍，如何解決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難。第一個層次的關懷，就是關注自己肉體的情欲，如食欲、性欲、佔有欲、驕傲欲等等。以上這三者，如果第一層次所佔的比例過大，必然忽視對公義的持守。

今天中國普遍地向“自然人”回歸，無度地滿足自己的情欲，“吃”和“性”越來越佔據人們生活的重點。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今天的人那樣講究吃和性。近幾年中國每年平均公款吃喝，用掉六千個億，這筆錢足夠興建一百五十個大型醫院！中國的性泛濫成災，太多事實可以列舉，如多維新聞網曾披露，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說：“我們的官員百分之九十六都貪污、包二奶，這樣搞很危險。”套一句常用的話，這叫腐化墮落，但按聖經的話，這就是人的罪性。

公義需有德行做基礎

前面提到，民主法制不能絕對保障公義的實施，這說法並不是要否定建立民主、法制的重要性，而是強調：真正的民主法制必須有人民的民主質素或民主人格來做支撐。

以印尼為例，這個國家的政治架構與西方沒有太大不同，但實行起來卻大有問題，因為人民的民主質素還很低。

相對而言，當年美國按基督教精神建國的時候，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賓州彌賽爾大學的居利安教授曾總結，美國建國時有四個假定前提：(1)天賦人權；(2)每個人和每個團體都在神奇妙的監督之下；(3)每人在政治、法律和道德上平等；(4)自由需要悲天憫人的心懷來平衡，個人的利益需要德性來平衡。

今天西方大體上還能按照其制度來伸張公義，這是因為：(1)基督教要求人聖潔、公義，這種精神已經滲透到整個社會或民族的潛意識中；(2)西

方基督徒的人數目前雖然在下降，但還能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在美國，按一份調查，自稱新教（基督教）教派成員的人佔55%；天主教徒佔美國成年人口的近四分之一（23.9%）。在英國，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基督徒佔總人口比例的59%。在法國，有人估計基督徒下降到10%或更低，因此法國的治安非常糟糕。事實證明，虔誠的基督徒確實具有民主人格，是社會公義的最重要的基礎。



西方與中國最大的區別，就是“罪感文化”和“樂感文化”。所謂“罪感文化”，就是自覺有罪，能夠反省、懺悔的文化。從這種文化氛圍才能塑造出具有民主人格的社會，以致保障公義的伸張。然而，傳統的中國是一個不懂懺悔的民族。“運動來時，人人都跪下‘懺悔’，運動過去，人人都站起來控訴。”這種懺悔並不算數，因為是被逼的。

孔老夫子將“父子”的自然、血緣關係，泛化在一切的社會關係中，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並推及一切的人際關係：長幼、夫妻、師生等。基於這樣的等級劃分，在下的必須服從在上的。而這種社會倫理又被本體化。這樣建構的社會關係及制度，一直影響到今天。如是，當人與人發生衝突時，在上的一方就自然成為父親的角色，理所當然地欺壓在下的。

其實，父親管兒子是理所當然的。父親除了經濟上供養子女外，還必須承擔他們的道德的教導職責；父子關係是時間秩序上的倫理關係——兒子長大了，又要管教自己的兒子。但君臣、夫妻、師生關係等，卻是共時間、共空間的人際關係；將之等同於父子關係，就是一種謬誤，會妨礙人類的正常發展，以致公義會遭壓制。中國自以古就有“父母官”的說法，但這“父親”是不曾懺悔、不肯反省的，到今天仍然在欺壓他的子女。

人類公義伸張的最大障礙是人的罪性。
For mankind the largest hindrance of promoting justice is our sinful nature.

中國文化缺乏懺悔的前提

中華文化之所以不具懺悔意識，為“樂感文化”，是因為缺乏以下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缺乏超乎人類的、且有赦罪權柄的懺悔對象。以往中國地位最高的是皇帝。然而皇帝與任何人一樣，都是具有罪性的、且絕無赦罪權柄的普通人。中國歷史上曾經過25次朝代更新，五百多皇帝，一半以上是被殺害的。沒有一位皇帝是不犯罪的。



第二，缺乏懺悔者必須具備的主體意識、主體人格。簡單說，就是中國人不能作自己的主。中國人處於以家族血緣為本位的文化中，也在專制集權的統治下，因此總是統治者和家長說了算，在下的人必須服從。有一句話頗能刻劃這種缺乏獨立人格的狀況：革命戰士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集權統治下的人，表面上服從，心裏卻不服，所以每次大的社會災變過後，便會湧現出無數的控訴者。中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一部控訴史。《竇娥冤》、《救風塵》、《劉美案》等許多著名戲曲、屈原的《離騷》、傷痕文學等，都具強烈的控訴意識。但中國卻從未有過一部懺悔的作品。

第三，缺乏知罪的能力。中國人向來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雖認為人性本惡，卻同時認為，通過教化可以改變人的惡性；然而他沒有看清，人必須向有赦罪權柄的至高者懺悔，才能根除其惡的實質。

結語

通過以上的陳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類公義伸張的最大障礙是人的罪性。因此，“人治”的方式絕難成就公義的實施；而即使“法制”健全的社會，仍有公義得不到伸張的時候。唯當人類知罪、認罪並且悔改時，社會的公義才能實施。

唯有基督教所認定的真神能使人知罪，並赦免人的罪。祂是道德的制定者，是人懺悔的對象。透過聖經，祂將人類最初墮落犯罪、成為罪人的事實告訴我們，讓我們知罪；祂又告訴我們，如何藉著十字架的救恩能夠得蒙赦罪和救贖。



作者為恩福的網路同工，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本 第二輯 ___本 第三輯 ___本

第四輯 ___本 第五輯 ___本 第六輯 ___本

書籍

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本(建議奉獻8元)

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本(建議奉獻9元)

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生命織錦圖》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中西文化交流：回顧與與展望》

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 《談天說地》 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影音產品

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 (建議奉獻45元)

第一套 ___ 第二套 ___ 第三套 ___

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 (建議奉獻15元)

第一套 ___ 第二套 ___ 第三套 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傳福音與為人處世

謝文郁



基 督徒應該如何為人處世？——“為人”就是如何做人；處世就是如何跟世界上的各種力量打交道。

再思行為規範

很多基督徒認為，基督徒是神所揀選的，分別為聖了；因此，他們和世人不同。為此，他們提供了一些規範或標準，作為基督徒為人處世的準則，比如，定期上教會，什一奉獻，飯前禱告，反對同性戀，恪守道德規範，只在基督徒中找伴侶，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等。

當然，不同時期，規定也不完全一樣。曾經有一段時間，台灣有些教會還規定不能看電影，不能去跳舞，不能用吉他唱讚美詩等等。

有一點是顯然的，增加一個規定，就等於把一批不合乎規定的人從基督徒的行列中排除出去。於是，基督徒就成了“小群”。有的教會乾脆以此自居。

於是，當越來越多人不認同那些關於基督徒的規定時，基督徒就成了社會上邊緣化的群體，失去對社會的影響力。

恩典的概念

2013年秋，我應邀去廣州中山大學的“博研班”上一門課（兩整天），題目是“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最初我不知道這一班的學員組成，去後才知道，學員乃是一批成功人士，人數百餘。

我在課堂上公開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然後從柏拉圖和《約翰福音》的角度，追蹤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

在奧古斯丁之後，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主要是由基督徒思想家來界定的。因此，我的講課主要涉及基督教恩典概念視角下的自由觀。

學員中有一些基督徒，但更多是無神論者、儒家思想愛好者，也有不少佛教徒。課後，不少人私下找我，說他們感受到我的誠實，並表示基督教恩典概念對他們的啟發很大。我不知道這堂課對他們以後的思想和信仰會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深深感受到，其中有福音的傳播。

“傳教”變“賜教”

自20世紀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以降，基督徒的“傳教”往往是一種“賜教”。這種做法不斷激起中國學者的反彈情緒。當我們以真理擁有者自居時，“傳教”只能是自賣自誇。

80年代以來，神藉著大批基督徒在中國社會作見證，使得基督教在中國迅速傳播。但是，中國思想界仍然有一股強大的反基督教情緒，不減反增。

理解這一點並不難：對於任何一個思想家來說，一種學說、理論或教義是否為真理，都必須通過他的所謂“真理”檢驗。如果符合他的檢驗，那就是“真理”。必有兄弟姐妹說，他的真理檢驗標準很有問題。這話沒錯。但是，人家可以反問：真理標準在哪裡？憑什麼一定要接受你的真理標準？

看來，我們需要對“傳教”和“傳福音”進行分辨。

“傳教”是把一套教義或說法加在他人頭上，不顧對方感情，且在語言上強迫對方接受。比如，我們常常會說，你必須相信三一真神才能得救。說這話時，我們當然是相信三一真神的；但是，我們

基督徒的為人處世，歸根究底就是榮耀耶穌的名。我們是要在這個世界的各行各業中為耶穌作見證。
For Christians, the standard of our behaviors should be glorifying Jesus. We are to be His witnesses in all walks of life.

同時堅定地認為，我們擁有关于三一真神的真理知識。於是，我們就把自己所理解的三一真神當作真理，將有神論世界觀強加給對方，要求對方放棄其無神論世界觀。這便是高高在上的“傳教”。但是，對方憑什麼接受你的有神論世界觀呢？

傳福音是分享

然而，“傳福音”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罪人，缺乏真理而自以為是。“沒有一個義人！”但是，耶穌基督來到我們面前，向我們宣告了神拯救罪人的福音。我們相信這個宣告，並成為基督徒。在信心中，我們重生而成為新人，從神那裡直接領受真理，更新改變。這都是我們生活中實實在在的經歷。因此，我們希望其他人和我們一起來領受神的祝福。



我們宣告耶穌的救恩，講述我們的見證，目的是讓人感受到我們的誠實和信心，從而接受我們的見證，接受我們的宣告，一起來到神面前領受真理。這便是傳福音。

傳教是在教導人。傳教者是教師，高高在上，憑藉的是他的思想和教義。但是，傳福音者則是侍候者，憑著對神的信心，對人的愛心，分享自己的見證。

前者把人帶向某種教義；儘管這些教義可以冠以各種偉大的名稱，但仍然是人的思想觀念。後者把人帶向耶穌；儘管傳者和聽者對神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們都從神那裡直接領受。

榮耀耶穌的準則

耶穌在離開門徒前向父禱告：

“我把你的話賜給他們，這個世界就恨他們；原因是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正如我不屬於這個世界。我不求你把他們提離這個世界，但求你保守他們離開那惡者。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正如我不屬於這個世界。在真理中聖化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正如你

把我派遣到世界，我把他們派往世界。我為了他們而聖化自己，就是為了他們在真理中被聖化。”（《約翰福音》17：14-19，作者自譯）

在這段話中耶穌明確指出，基督徒不屬於這個世界，卻不能脫離！基督徒沒有真理，卻要在真理中聖化！因此，我們基督徒是在兩個世界的張力中生存的。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在信心中，我們看到了神的國，並跟隨耶穌進入這個國。但是，我們仍然生活在這個世界，雖不相屬，卻不相離。我們既生活在這個世界裡，又走向神的國。在真理中聖化，就是說，我們是接受者、跟隨者、分享者；而不是真理擁有者、不是真理教師、不可能把真理教導給別人。因此，基督徒不是一位傳教者，而僅僅是一位傳福音者。

有人會說，當我們完全融入社會，是否就會隨波逐流，失去基督徒的性格？比如，世人都在努力掙錢，難道我們基督徒也這樣跟著去做？

其實，每一個人都不能離開一定的生存環境；而且，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追求。這些追求都是有具體內容的，指向某個目標。然而，問題在於：我們的“屬世”追求，究竟是依賴自己，還是依賴神？

我們的追求往往都是屬世的。然而，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因而把我們的追求交在神手中；神可以讓這些“屬世”追求成功，也可以使之失敗。無論成功失敗，都有神的旨意。因此，在信心中，基督徒凡事都可以做。實際上，正是在這些“屬世”追求中，我們經歷神的帶領，並為神作見證。



基督徒的為人處世，歸根究底就是榮耀耶穌的名。我們是要在這個世界的各行各業中為耶穌作見證。這樣，基督的福音就廣傳了！

作者在山東大學及北美華神擔任教職

雅和博經學與中國傳統文化

王志勇



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馬太福音13:52)

雅和博經學的負擔，是把聖經所啓示、歷代聖徒所傳承的基督教正統神學引介到中國。不僅包括翻譯層面，也包括創造性的轉化，就是以聖經所啓示的天道聖學為根基，吸收、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使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中開花結果，從而使中國文化更加豐富成全，也使基督教在整體上更加豐富成全。

林榮洪博士研究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教會與神學史時，強調：“一般晚清傳教士的信息，都是偏重個人得救和品德修養，並且傾向出世思想。這些傳教士對中國文化認識不多，也難以放下西方文化的包袱，所講的與中國人的心理及思想形式格格不入，根本無法與本土文化融合貫通，本色神學的建造便有待於中國信徒的努力。”¹ 陳宗清牧師更深入一步，提出“推動文化宣教，耕耘華人心田”的異象，主張“基督徒勇敢地面對新儒家，進行對話”，² 從而建構合乎中國文化情境的中國基督教神學。

本文介紹的雅和博經學，就是將基督教神學本土化的一種努力。

和而不同之“和”

作為基督徒，在文化交流和宗教對話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堅持真理的原則，又要尊重、理解對方的立場；在相互尊重、理解、爭論、寬容中，達成更多共識。孔子曾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³ 對於以儒釋道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雅和博經學所採取的立場，就是和而不同、會

“雅和博”是希伯來文 אַהַבָּה (Ahavah) 的音譯，在舊約中是“愛”的意思，相當於新約希臘文“阿加佩”(ἀγάπη, agape, 有些人繙譯為“愛加倍”)。

我們用“雅和博”來強調愛者與被愛者之間密切的關係，並把這種愛譯為“聖愛”，強調上帝對人的聖潔之愛，同時也強調人對上帝當有的聖潔之愛，把這種愛與各種違背上帝的污穢之愛分開。

雅和博經學是西方改革宗正統神學在中國文化中的本土化和處境化，運用中國文化中的文字和術語，針對中國社會具體處境，把西方基督教神學用精確、全面的形式表達出來，進而形成中國以聖經為根本、以歷代大公教會正傳為參照的神學體系，從而裝備中國教會在真理上扎根長進。

這一神學體系雖然也有自己的神學和宗派立場與歸屬，但卻自覺地淡化、消除宗派性(改革宗與其他宗派)、地域性(西方與東方)和時代性(古代與現代)的壁壘，強調“聖而公之教會”、“聖而公之真理”與基督徒當有的“聖而公之生活”，更多歸回聖經本身，也就是“經學”。

“雅和博經學”強調以愛來感動中國，感動世界，“仁者無敵”(林前13)；同時也強調“仁教心學，法治德政”，貫穿古今中西聖賢之學的內在理路和精神。

我們既要坦率承認，異教文化中有來自普遍啓示的亮光，也要堅決強調，只有聖經才是上帝賜給人的可靠特殊啓示。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insights in heathen culture from general revel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emphasize that only the Bible is the assured revelation from God.

通成全的模式。

1. “和”

“和”所注重的，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間內在的統一性與和諧性，而其根源，就是上帝的啓示和人性的傾向。

上帝的啓示有特殊啓示和普遍啓示之分。特殊啓示是上帝藉著衆先知和使徒、更是透過耶穌基督所曉諭我們的，記錄在聖經之中；普遍啓示則是上帝在自然和歷史中彰顯自己和祂的旨意。這兩種啓示的本質有別，前者具直接性和救贖性，後者則具間接性和保守性；但兩者皆出於上帝，內容都是上帝的恩典。誠如巴文克所言：“正是因為有了普遍啓示，特殊啓示才成為可能。普遍啓示為特殊啓示預備道路，並在後來的日子支持它；而特殊恩典反過來引領普遍恩典，恢復其本色，使其發揮作用。最後，這兩種啓示都是以保守人類為目的，前者看顧人，後者拯救人，如此達到榮耀上帝的目的。”⁴



掌握特殊啓示與普遍啓示的這一劃分和異同，乃是正確看待基督教和異教文化之關係的關鍵。我們既要坦率承認，異教文化中有來自普遍啓示的亮光，也要堅決強調，只有聖經才是上帝賜給人的可靠特殊啓示，明確闡述上帝拯救的旨意。

十七世紀清教徒經典之作“威斯敏斯德信條”如此界定：“自然之光和創造、護理之工，原彰顯上帝的慈愛、智慧和權能，使人無可推諉；但它們並不足以將那得救所必需的對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識給與人；所以主樂意多次多方將自己啓示出來，向教會曉諭祂的旨意；以後主為了更好地保守並傳揚真理，且為了更加堅立教會，安慰教會，抵擋肉體的敗壞以及撒但和世界的毒害，遂使全部啓示筆之於書。因此，聖經乃為至要，應為上帝從前向祂百姓啓示自己旨意的方法。如今已經止息了。”⁵

以聖經的權威性和獨特性為前提，才能有根有基地與各種異教文化進行溝通和轉化。因此，我們既要為來自特殊恩典的特殊啓示而感恩，也要為異教文化中來自上帝普遍恩典的普遍啓示而感恩，

因為“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衆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各書1:17）。

人人都有宗教心、宗教意識、宗教信仰，這是人心共有的內在傾向。任何一種能存續千年的文化，都有其獨特之處，不能一筆封殺。中國文化不僅延續幾千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文明，且影響周邊日本、朝鮮、泰國等，這一文化必有深層的結構和整全的體系，也必有卓越輝煌之處，我們當本著謙卑和感恩之心尊重、學習和吸收。

在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和”上，我們特別強調“中國的正統文化最重倫理，基督教也是一種倫理的宗教。”⁶當然，基督教不僅是倫理性的宗教，更具有獨特的超驗性、拯救性。最終而言，基督教與儒家的倫理觀有著本質性的差異。基督教的倫理觀是以上帝為中心、以啓示的律法為標準，是神本主義、神法論的倫理觀；而儒家倫理雖有天道天理之說，但更多傾向於克己復禮、仁者愛人，為人本主義的倫理觀。但是，以十誡為主的道德律，乃是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人都遵行的敬天愛人基本法則，這是普世性的。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中強調道德的“金律”：“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7:12）。這與孔子所強調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⁷的道德原則完全契合。

2. “不同”

“不同”是指具體的主張和外在的制度與作法。容忍“不同”的存在，才能達到“和”的境界。耶穌基督在麥子與稗子的比喻中，強調上帝的計劃也是如此：“容這兩樣一起長，等著收割”（馬太福音13:30）。世界和教會的歷史中，充滿了把別人當作“稗子”而加以薅出的例子，自以為在替天行道，消滅異端，實際上是相互吞咬，一同滅亡。因此，無論面對任何思想（即使是全然異教），我們都當予以一定的尊重和理解，免得自己代替上帝施行審判，“行義過分”，“自取

“和而不同”，就是在堅持基督教大原則的基礎上，不强求一致，承認、包容乃至尊重不同宗教之間的差異，以和平的方式共存同長。“Harmony in diversity” implies that while we insist the Christian principles, we do not force others to follow. We recognize and respect the differences of religions and coexist with them in peace.

敗亡”（傳道書7:16）。

在對待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不同上，我們注意到三點。首先，雅和博經學承認，儒釋道文化中有來自上帝普遍啓示的亮光，有真理的成份；⁸ 其次，中國文化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佛教能溶入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在當今，儒家不宜以政治手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三，基督教進入中國已近兩千年，因此，基督教實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國近現代發展中，基督教亦做出了獨特的巨大貢獻，這些歷史不容否定。因此，基督教應被視為中國文化大家庭理所當然的成員。在中國宗教與文化多元並存的處境中，基督教既要爭取自身的發展，也要尊重其他宗教的存在和發展。

和而不同之“不同”

“和而不同”，就是在堅持基督教大原則的基礎上，不强求一致，承認、包容乃至尊重不同宗教之間的差異，以和平的方式共存同長，直到“上帝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事的日子”（羅馬書2:16）。而所謂“不同”，有多種層次。

1. 本質性對立

本質性的對立（the essential antithesis）首先體現在思維的前提。⁹ 基督徒的思維是以上帝所啓示的聖經為最高標準，而儒釋道各有自己的經典。基督徒深信“聖經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後書3:16）。儒釋道的經典之作則是人的作品，充滿了個人和時代的局限性。比如孔子念念不忘的“禮”中，蘊含君主專制的暴戾和殺伐之氣：“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而非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蔔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¹⁰ 這樣專橫的禮法，當代儒家人士也不會主張回歸。因此，我們必須始終強調聖經啓示的無謬性、權威性和獨特性，不可在真理上走混合、妥協的道路。

2. 世界觀不同

這種對立體現在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包括形而上、認識論、倫理學、歷史觀與靈修論五大部分。

在形而上方面，基督教明確強調獨一上帝論，儒家承認上帝的存在，但對於上帝的位格和屬性多有模糊和爭議之處。在認識論上，儒家更注重人的直覺性認識，而聖經則強調上帝的啓示。在倫理

學上，儒家缺乏上帝所啓示的明確標準，而基督教則有上帝所啓示的十誡綜括述道德律。在歷史觀上，儒家強調大同社會，但這不過是人的理想，而基督教則有上帝所明確啓示的創造、救贖與成全的進程。在靈修論上，儒家強調個人的道德修行，而基督教則強調在基督裡通過聖靈的大能不斷勝過自身。

因此，我們必須強調聖經世界觀的獨特性。正如陳宗清牧師所說：“我們必須肯定聖經的世界觀，因為這是最終的仲裁，能判斷其他受世俗文化影響的世界觀。”¹¹

3. 基督教之排他性

唯獨聖經向我們啓示了上帝所設立具絕對性、超驗性、普遍性的道德法則，放諸四海而皆準。儒釋道雖然也勸人“諸惡莫做，衆善奉行”，但對善惡的標準卻缺乏來自上帝的啓示。上帝把道德法則置於人心，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意識已經非常模糊扭曲，不足以作為建立真正文明的基礎。中國歷代政權更迭時，均出現大規模人吃人、人害人的殘暴，充分證明人性本身的敗壞。聖經不僅向人啓示了明確的道德法則，更強調：上帝通過聖靈把律法銘刻在人的心中，使信徒甘心樂意地遵行祂的律法。

4. 耶穌基督的獨特性

最最重要的是：基督教高舉耶穌基督為個人和全世界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4:12）；“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摩太前書2:5）。

儒教缺乏拯救性，不管是稱義還是成聖，都依靠自身的道德修行。明朝到華宣教的利馬竇神父指出：“吾窺貴邦儒者，病正在此。常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主，又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¹²

5. 基督教的吸引力

在宗教與文化多元並存的處境中，基督教要清醒地保持自身的獨特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優勢，通過美德和善行，吸引人歸向聖經所啓示獨一上帝和救主耶穌基督。不是通過暴力和政治，而是通過聖靈對心靈的重生之工，以及基督徒以身作則的道化世界。摩西的話含意與此相仿：“我照著耶和華我上帝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

“會通”所注重的，是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在過程中，我們當有謙卑、開放、嚴謹並尊重的心態。“Dialogue” focuses on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we should be humble, open, discreet, and respectful.

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哪一大國的人有上帝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申命記4:5-8）。我們要深信：唯獨上帝能夠改變人心，祂的話語大有力量，同時也要積極參與社會和文化，興起發光。這樣就必吸引世人，以致歸榮耀給上帝。

6. 宗教衝突的本源

從清末開始，中國屢次出現“國學熱”，熱衷者往往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或基督教互相衝突。其實，“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義的衝突，而不是籠統的西方文明，更不是基督教文明。”¹³ 如果我們不去面對中國幾千年來盛行的專制與暴政，不深刻地反思中國文化存在的問題，非要堅持自己的“特色”，並且變本加厲地攻擊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文明，只能讓人覺得，這不過是別有用心、為虎作倀而已。

對基督徒而言，如果我們淡化基督教特殊啓示的重要性、耶穌基督的救贖之工與聖靈改變人心的大能，一味地與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就是喪失了“鹽味”，必然會被踐踏在人的腳下（馬太福音5:13）。另外，基督徒不了解、不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信奉者，也常是過去造成衝突的重要原因，應當注意避免。

會通成全之“會通”

會通是成全的必經之路，成全是會通的最終方向。在對待中國文化上，我們當以對話代替對抗，以成全代替摧毀。¹⁴ “會通”所注重的，是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在過程中，我們當有謙卑、開放、嚴謹並尊重的心態。

1. 謙卑的心態

會通首先要我們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不過是蒙恩的罪人，地位並不比其他宗教的信徒更高。使徒保羅強調：“我們比他們強嗎？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惡之下”（羅馬書3:9）。儒釋道所代表的不僅是文化，也包括信仰這些文化的人。我們要向他們見證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就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和信仰，不能持居高臨下的態度。約翰·牛頓在警戒某些極端改革宗人士的時候指出：“自義也可因教義



而滋生，正如行為一樣。一個人的頭腦中可能裝滿正統教義，他的心仍是法利賽人的心。最優秀的人身上也有這樣的毒醇，對手受到嘲諷就喜形於色，感到自己的判斷更高超。大多數爭議都沈浸在此類毒醇之中，很少有好果子。這些爭議本來應當說服別人，結果卻是刺激別人；本來應當造就別人，結果卻是使人自高自大。”¹⁵ 基督徒容易犯同樣的錯誤，和不信的人接觸時更易如此，實當慎之戒之。

2. 開放的心態

我們要有開放的心態，相信其他宗教和文化中有真理的成分，能夠借鑒和吸收。上帝常常賜給外邦人某些學問，促使我們謙卑地向他們學習。聖經曾說：“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使徒行傳7:22）。若否認外邦人身上有可以學習之處，便是傲慢無知地否定上帝的恩典。

3. 嚴謹的心態

我們要用嚴謹的心態來學習聖經及其教訓，也要以嚴謹的態度來了解其他宗教的內容，不可“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提摩太前書1:7）。任何信仰都有宗派和傳承，基督教如此，其他宗教亦然。儒道釋內部非常複雜，例如，儒家有先秦儒學、宋明理學和當代以牟宗三等為代表的新儒學；道教有全真派和正一派等等；佛教則有大乘小乘、顯教密教之分。我們不可泛泛而論，無的放矢。

4. 尊重的心態

既然人心的歸正是聖靈的工作，我們就不必想

“成全”所注重的，是發揮基督教的積極作用，使中國文化的積極潛質得以發揚，不足成分得以補足。
“Completion” focuses on exert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so as to develop the potential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make up its inadequacy.

方設法去誘使或迫使人改宗歸信。關鍵是要努力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用美德和善行來感化他人。“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書3:15）。我們既然相信救恩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不在於個人意志的抉擇，就不要在信仰問題上勉強任何人。

會通成全之“成全”

“成全”所注重的，是發揮基督教的積極作用，使中國文化的積極潛質得以發揚，不足成分得以補足。¹⁶

1. 成全的模式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不是要摧毀中國文化，也不是蔑視中國文化，而是從普遍恩典和啓示的角度，視中國文化為正在發展過程中，進而起到補充和昇華的作用。改革宗正統神學所闡明的恢宏神學和思想體系，確實做到了儒家所追求的“天道性命相貫通”，完全能夠聯儒化儒，成就中國仁人志士幾千年求而不得的君子品格和大同理想。¹⁷

2. 共生的模式

耶穌基督在撒種的比喻中說明，世上有“麥子”也有“稗子”，而上帝的護理則是“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馬太福音13:30）。我們稱此為“共生”模式。中國文化本身也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誠如林則徐的自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文化既然能夠容納佛教，當然也能容納基督教。關鍵是基督教本身要擺正位置，既不盛氣凌人，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信靠上帝，發展自身，像芥菜種一樣長成大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又像麵酵一樣，把“全團都發起來”（馬太福音13:32, 33）。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關係的五大原則

基督教要在中國扎根，成為其中主流，就要積極從聖經的天道文化出發，來認識中國文化，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豐富並發展中國文化，同時也使基督教在中國具體的文化處境中得到豐富和發展。中國文化曾有文字獄、酷刑、株連、太監、裹腳、納妾、皇帝獨尊等醜陋現象，西方文化也有類似的醜惡，如婦女束胸、十字軍東侵、宗教裁判、火刑、販奴、集中營等等。然而，這些都是文化發展中可以克服的。

1. 承認中國文化的偉大性

基督教傳到中國時所面對的文化，不像在其他地方，如，歐洲中世紀開始時的游牧文化，或非洲和美洲蠻荒階段的文化。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少有的古老、先進文化，源遠流長。儒釋道在中國已有自己的經典體系、祭司體系，曾取得政權，影響整個社會。歷代不斷有博學多識的高僧大德，薪火相傳，代代積累，形成了恢宏的思想體系。因此，我們絕不能心存藐視，必須謙卑地承認其偉大之處。當年阿奎那欽佩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恢宏，在《神學大全》中始終稱其為“獨一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多方引用他的言論。同樣，我們也當承認孔子、莊子、老子等經典思想家的卓見。一位多年在華宣教的美國長老會宣教士曾說：“中國是不可輕忽的，中國人也是不可藐視的，將來他們都入了基督教，用中國本國的文化，就如同肥地接受了好種子，加以研究栽培變化，必開出一朵中國花的基督教和中國果的基督精義來。”¹⁸

2. 珍惜中國文化的包容性

中國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儒釋道都曾經成為全國範圍的主流思想或宗教。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儒家對佛教的排擠和打擊，但大多時候各種宗教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甚至很多大學問家對儒釋道兼容並蓄。基督教當然應以聖經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標準，但在堅持基要真理的前提下，仍然要謙卑地吸取各家之長，更好地認識、表達、實行聖經所啓示的真理。

若沒有對希臘哲學的學習和吸收，就沒有現今的西方基督教神學和教會。同樣，沒有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吸收，也就不會有中國教會和神學的發展。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人權、法治、憲政、自由、民主等核心價值相容？余英時先生強調：“最好的途徑還是要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特別是中國宗教氣氛的寬容性，儒釋道基本上被視為一體。在這種宗教的寬容精神下，基督教及其影響下形成的西方核心價值，都能融進中國文化！¹⁹

3. 強調中國文化的倫理性

中國文化，尤其儒家，是倫理性的文化，特別重視倫常關係及個人修養。儒家強調“三綱五常”，核心就是彼此的道德責任，這其實是來自常識性的智慧。“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²⁰這也是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所強調的公

基督教不僅不會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反而能夠使中國文化更上一層樓。
Christianity will not destro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e contrary it may elevate it to a higher level.

義觀，就是各就各位，各盡其職，各得其所。

同時，儒家所強調的這種倫理性也以律法為標準，“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²¹ 這種倫理性和法理性，亦是基督教所強調的。

4. 拓展中國文化的普世性

如今，西方基督教文明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法治等，成為公認的普世價值。其實，中國文化中也具有此類普世價值的成分或種籽，只不過沒有具體地展開。比如，儒家所講的“仁、義、禮、智、信”，孔孟所提倡“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等等。雖然有些心胸狹隘的“小儒”把儒家思想視為“中華民族的所有物”，但這本身並不合乎孔孟之道！唐君毅先生在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時強調：“人心人性自有其同處，而其思想自然冥合。”²² 陸九淵亦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²³


過去，基督教思想曾將希臘文化更新，“早期基督教三位一體神學的術語雖然採用了希臘的形式，用‘希臘的語言’變大基督信仰的本質，然而也應該看到，在這種表述之中，希臘文化獲得了一種更富大公性的境界。”²⁴ 今天，基督教能夠幫助中國文化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牢籠，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5. 提升中國文化的超驗性

當年，“希臘哲學在猶太傳統（舊約和新約）的框架內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正如古典希臘哲學和希臘化哲學都得益於非希臘的文明，例如埃及、西亞文明一樣。”²⁵ 同理，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提升，絕不意味著中國文化的消亡，而是使其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如中國文化對倫理和勞動的重視），同時，使其劣勢或不足也得到補足和成全——尤其是在超驗性方面。

儒家對於靈魂的不朽性缺乏闡述和強調；佛教進入中國，在極大程度上補足了中國固有文化對靈魂的忽略。但是，佛教在本質上是無神的，無法從根本上彌補儒家文化對超驗的上帝、律法和救主的空白和缺乏。因此可見，佛教使得中國文化開始正

視“靈魂”的問題，而基督教則為中國文化提供了真正的“靈魂”——就是在基督耶穌裡的新生命。

基督教為中國文化所提供的“靈魂”不是單薄、抽象、神秘莫測的，而是在具體歷史氛圍中的上帝、律法和救主。上帝是創造天地的上帝，也是愛顧世界的上帝，祂所啓示的律法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馬書7:12），是人人都當遵守的天則天理。更重要的是，上帝是拯救罪人的上帝。所以，基督教不僅不會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反而能夠使中國文化更上一層樓，在普遍啓示的基礎上得蒙特殊啓示的光照，更加整全和深入，甚至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煥發嶄新的活力，成為幾百年來中國人所渴慕的真正“新文化”。

作者現任主恩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註：1.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76頁。 2. 陳宗清：《宇宙本體探究：基督教與新儒家的比較》，362頁。 3. 《論語·子路》。 4. 巴文克：《我們合理的信仰》，16頁。 5. 王志勇：《清教徒之約》，66頁。 6. 封尚禮：《中國文化的正反和》，303頁。 7. 《論語·衛靈公》。 8. 參William Masselink, *General Revelation and Common Grace*; Cornelius Van Til, *Common Grace and The Gospel*. 9. 參Gary DeMar, ed. *Pushing the Antithesis: The Apologetic Methodology of Greg L. Bahnsen*. 10. 《禮記·王制》。 11. 陳宗清：同前，355頁。 12. 利馬竇：《天主實義》，第2卷。 13. 黃保羅，“全球化下基督教對中國形像之塑造的影響”，李靈、曾慶豹主編：《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83頁。 14. 章力生：《本土神學批判》（1984年）；何世明：《中華基督教融貫神學芻議》；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遠志明：《神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增訂版；王敬之：《上帝與中國古人》；謝文郁：《失魂與還魂——中國文化的困惑與出路》。 15. John Newton, “On Controversy,” in *The Works of John Newton*, 6 vols. 1:245. 16. 陳榮毅、王忠欣等：《解構與重建——中國文化更新的神學思考》；莊祖觀：《契合與轉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新之路》；溫以諾：《破舊與立新——中色基督教神學初探》。 17. 羅秉祥、謝文郁主編：《耶儒對話：問題在哪裡？》。 18. 連警齋：《郭顯德牧師師傳》，419頁。 19. 余英時：《人文·民主·思想》。 20. 《論語·顏淵十一》。 21. 《論語·顏淵十二》。 2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11頁。 23.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陸九淵傳〉。 24. 章雪富：《希臘哲學的Bing和早期基督教家的上帝觀》，31頁。 25. 汪子嵩、陳村富、包利民、章雪富：《希臘哲學史》，4卷下冊，1408頁。

將耶穌帶回媒體

劉陽、沈穎



在這個世代，媒體每時每刻都在兜售、灌輸各種價值觀，撼動人們的感官和心志，然而，古舊的福音信息卻很少使用媒體這個“新瓶”。

先從內因看。今日許多信徒和服事者面對媒體時，心態複雜，混合著依賴、反感、拒絕、羨慕與利用，難以合乎中道的去看待和使用。即使有人提出合神心意的方向和異象，在執行時卻可能忽略了屬靈的生命，或順服神在時間上的帶領。

大家都對歷史津津樂道——是基督信仰開創了中國媒體的先河。1833年，傳教士郭士立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是中國境內第一份中文報刊，首次將新聞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國。李提摩太、林樂知主持下的《萬國公報》，在戊戌前後成為中國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刊。然而，即便這樣的回顧，也無法讓我們重拾自信。

過去一兩代，因為種種原因，耶穌的聲音和形象從公共媒體上消失。時間太久了，以致當代信徒竟會為了耶穌是否有必要回到媒體而爭論。另一方面，即使中國有足夠的空間歡迎耶穌回到媒體，我們這一代人也未必具備相應的能力與智慧。與此同時，中國的媒體已經長成龐然大物，卻渾然不知耶穌是誰。

中國的媒體環境

中國的媒體大致可分為傳統媒體（報紙、雜誌、電視、廣播）與網絡新媒體（門戶網站、社交

媒體、電子雜誌、微信類手機移動網）。傳統媒體又分為官方媒體、市場化媒體。人們也常用公共媒體、行業媒體、娛樂媒體、自媒體的分類。上述分類可能交叉。

值得注意的是，據不同渠道估計，中國目前有三千萬到一億不等的基督徒，但僅有一本可以合法銷售、公開訂閱的《天風》雜誌。閱讀的需求不僅存在，而且很大，關鍵是誰能滿足這一需求。

在歷史上，1911年以後，高度資本化的大型世俗出版機構紛紛成長起來。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基督教作品的文字風格較差，思想內容淺薄，不能適應社會的現實需要；因而，曾經涉入公共領域的基督教文化出版機構被迫全線退守，只能為信徒出版純宗教讀物。事實上，並非公共領域的事工不需開展，而是所需要的專業水平和職業素質，已經超過當時華人基督教界所能勝任。可惜時至今日，仍無改觀。

與海外相比，中國的輿論環境有許多特點：世俗媒體所標榜的自由、理性與良知，沒有信仰的根基，已經日益淪為口號和泡沫；沒有信仰支撐的媒體人，靠傳播類信仰的價值觀，自己走得疲憊不堪，遑論能以精神養料餵養讀者。人們對信仰好奇，呼喚信仰自由，但卻往往對某種具體的信仰心存抵觸；高舉科學主義；認為傳統文化已經不靈了；以為暴力衝突常與宗教有關；認定宗教和極權政體一樣，都熱衷於給民眾洗腦；仍以基督教與帝

網絡新媒體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媒體宣教的可能。……可說是神給中國的獨特機會。 The new media through the website provides a remarkable possibility for media evangelism. . . . It is certainly a unique and God-given opportunity for China.

國主義有脫不開的干係；知識分子（無分左右派）對宗教的認識存在盲點，都持唯物立場。

北美的優勢在於，言論出版自由，且英文媒體運作發達。但在這裡，華語媒體僅是邊緣性存在，移民心態和融入化程度，使華語媒體基本不需要回應社會主流議題。由於環境開放，所以北美信徒對福音預工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技巧不足、耐心不足。信徒交流用一套屬靈術語；培靈尚可，然而對來自國內的知識分子傳福音時，則成為障礙。北美信徒若有意服事國內的主內媒體，尚需克服文化土壤的疏離所造成的隔膜。

相對而言，在中國，信徒沒有成熟的環境可以享受，需要直面發展中的各種情況。我們除了親身參與，別無他法，所以必須起來承擔責任——包括通過媒體，就公眾關心的問題貢獻思考。若不這樣行，只是將北美模式拷貝到中國大陸，將造成基督信仰的嚴重邊緣化。即使信徒人數比例再高，影響力卻仍很小，見證也無法發揮作用。

面對當代中國，如果基督徒不勇敢而謙卑地參與社會轉型的過程，不為公共利益的建設、社會價值觀和道德的重建貢獻心力，就是沒有活出對鄰人的愛，結果便與這個國家的未來無份，也失去以福音轉化文化的契機。這種勇敢，不是無所顧忌地按照世界的邏輯去競爭、賺取、搏得，而是勇於用愛去服事。即使被傷害、被誤解，也要去愛；在愛中破碎自己，將人帶到十字架前，而不是換一個手段來高舉自己。在這樣的過程中，既要俯就讀者的理解力，也要俯就媒體的接受度，更要注意靈巧。

網絡新媒體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媒體宣教的可能。對北美來說，這不過是一種新的傳播媒介和方式，並無特殊價值，因為人們有許多正常渠道可以了解信息、傳播觀念。然而，新媒體卻可說是神給中國的獨特機會。這個領域的言論空間相對寬鬆，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基督教內容的限制。需要把握的，只是涉及某具體新聞事件和話題時的尺度——往往是政治性的尺度。

其實，除了高風險區域之外，話題範圍相當廣泛；而從福音的整全視野來看，更為重要、根本的問題，並不在該區域。我們需要留心撒但的詭計，不要只去關注那些次要、卻容易激起紛爭的問題。有人熱衷於將基督教和政治綁在一起，這是從事媒體宣教的同工必須警覺的。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基督教提不出速效救國藥方，則是被知識分子拋棄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媒體使媒體宣教跨越了與世俗媒體的專業差

距，兩方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新媒體的特點，使我們能以較少的投入得到較大的果效。對世俗機構而言，在新媒體領域如何建立收費模式，是一大難點；但對媒體宣教而言，這根本不成問題，因為我們原就是要將白白得來的福音白白給出去。

被忽略的歷史經驗

在當下，要找適合中國文化土壤的媒體宣教案例，十分困難。但在歷史上，卻可找到寶貴的例子。可惜，由於基要派與自由派的路線分歧，局限了我們對這部分經驗的關注；此外，也有人認為今昔差異巨大，歷史鮮有值得借鑒之處。

的確，世俗的組織和技術已經遠遠超過歷史經驗的範圍，但這種差異其實僅是假像。我們最需要考察與把握的，是與大使命相關的外部環境，也就是宣教環境，而這方面的變化其實並不大。世上的權柄對待福音的態度，可說是缺乏實質性的改變。而媒體空前先進的狀況，此時更多被世界運用——也就是說，世界可以有效的動員資源、集合力量，傳播它的價值觀。這樣看來，媒體宣教的環境其實比以往更加惡劣。

回顧歷史，1920年代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許多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社會的邊緣分子，在當時相對自由的輿論空間裡，他們透過合法創辦、公開發行基督教媒體平台，承擔起思考中國方向、回應社會思潮的責任。他們勇敢地參與各類公共議題，在國家主義、科學主義、共產主義的輪番衝擊下，努力護教。今天，濤聲依舊拍岸，只是國家主義更多表現為民族主義。

1921年5月，一份由美國留學生出版的雜誌《基督化的中國》（*Christian China*）在社論裡說：“目前急切需要的，是一個能夠維繫人民士氣的宗教。這樣的宗教能把恐懼和迷信驅除，經得起出於疑惑或查詢的理智考驗，它能不計較信條和教義上的小節，但強調生命的基要條件。”這樣的分析仍適用於今天。

1920年代的中國基督教，選擇以耶穌基督為信仰和傳講的核心，以基督為宇宙性的生命原則。“回到耶穌去”意味著把宣教士所帶來的信息煉淨，除去附在其中的西方色彩，將多年來與基督信仰連接在一起的西方文化挪開，讓福音本身直接在中國文化扎根。這種策略既是宣教性的，也是護教性的，可以說，是聖靈感動下的路徑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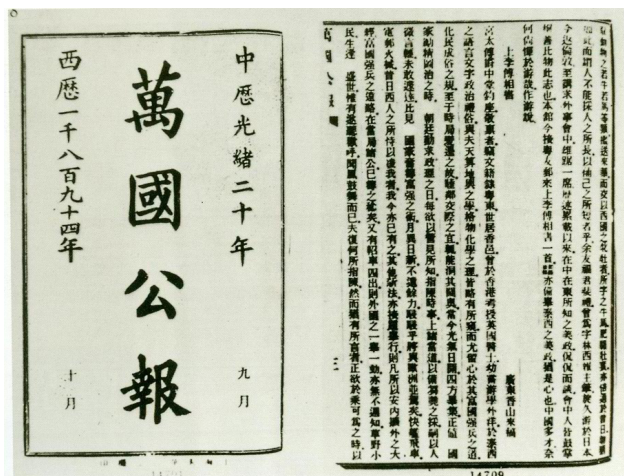
富勒神學院的宣教學教授範恩肯（Charles Van Engen），在1990年代提出四種宣教範式，並認

《境界》的異象是：以新媒體的手段，在世俗人群最集中的社交媒體裡，作原創性的專業報導；既充分尊重傳播規律，又以屬靈的視角面對。The vision of Territory is to use the method of new media to deliver original and professional reports through popular social media, following the rules of communication in light of spiritual perspectives.

為，以基督為中心的範式是現代最先進、最有效的宣教方法。美國在1930年代之後，才日益面對多元化價值觀的衝擊，開始真正反思如何在多元背景裡傳福音；然而福音在中國，一開始就是處於多元文化，不得不有所因應。只可惜，這一正確的宣教策略，後來在歷史裡失去了實踐的土壤。

在中國，最早對未信群體說話的主內媒體，是清末民初的《萬國公報》。今天福音派批評說，讀者接受了該報傳播的西學，卻拒絕了該報傳播的西教。蘇文峰牧師所譯《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宣教方式之比較》一文中，哈佛大學教授歐文（Paul Ohen）說，“他（李提摩太）的信息太缺乏正面的福音力量，以至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仍未獲得因衝突、辯論而協調或解決的機會”。

《萬國公報》最具影響力的是時事評論，集中在兩方面：批評時政和鼓吹變法。洋務派把西方



的富強歸於船堅炮利，維新派前進一步，歸源於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萬國公報》更進一步，歸源於宗教。他們將中國的社會問題歸結為道德問題，認為“唯有基督教能提供道德動力……開創中國的新紀元”。

可以說，今天的主內媒體在宣教上仍然沿用這些觀點。《萬國公報》充分理解並認同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尋求國家出路的心理和感情，但在具體寫作中，卻有頗多可商榷之處。

首先，《萬國公報》在內容上過於聚焦現實需要，幾乎不注重基督信仰“此岸”與“彼岸”的張力，傾向將信仰工具化，作為強國的手段，忘記了主耶穌的教訓“我的國不屬這世上”，以致損失了福音的超越性。其次，它對現實的批評專業性不足，流於泛道德化。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困擾著媒體宣教的實踐。

《萬國公報》最大的缺欠在於，文章只停留在頭腦的理性層面，很少觸動讀者的感性和靈性部分，局限了聖靈透過文字服事的範圍和力量，大大降低了福音預工的效果。西學成為報紙內容的主導因素，而不是如何更有效地傳福音。例如，戴德生主導的內地會，到1900年幫助了三十四萬人戒除煙癮，其中還出現了著名的領袖席勝魔。如果《萬國公報》能報導這類新聞和故事，將與知識分子形成生命的對話。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合作並未展開。

明末的耶穌會和晚清的廣學會都採取精英策略，企圖先得著少數知識分子，繼而得著百萬人。然而今天媒體宣教的路徑則有所不同。現代媒體是接觸大眾最廣泛而有效的方式；媒體在本質上提供的是一種服務，“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在人類共同求真、求善的掙扎中，用媒體來服事大眾的心靈，讓讀者在自己生活的各個層面上，真正感受到對福音的需要。

對不願同流合污又心存不平的人，我們要肯定良心的審判；對受欺壓的人，我們要分享在基督裡得自由與釋放的饒恕信息；對孤苦無依的人，我們要介紹耶穌作他們的朋友，向他們引薦滿有愛心的基督徒群體；對深陷罪中的人，我們要闡述神能拯救的信息，只有到耶穌面前尋求赦罪，才能獲得平安；對尋求公正與信任的人，我們要宣告耶穌是公義與信心的源頭；對痛心於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人，我們要證明耶穌是支撐道德的房角石。

《境界》的嘗試

基於上述反思的積澱和來自神的呼召，2013年1月，我們夫婦一同開創了《境界》的新媒體宣教事工。《境界》的異象是：以新媒體的手段，在世俗人群最集中的社交媒體裡，作原創性的專業報導；既充分尊重傳播規律，又以屬靈的視角面對；我們所針對的，是一個交叉群體：世界當中渴慕信仰的未信者，以及信徒當中願意進入世界做見證的人。我們深知，這個異象的實現並非一蹴而就。

因著神的恩典，我們夫婦過去在中國一流媒



《境界》的存在，證明信仰的真實可以使人在這個浮躁功利的世代裡依然憑感動做事，為生命聚合。
The existence of *Territory* testifies that even in this restless and utilitarian age true faith still prompts people to do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hearts and to cooperate for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體裡，一個作雜誌，一個作周報，各自磨練了十年。我們清楚了解世俗媒體為了追求優秀品質，所要求的各項能力和環節。在神奇妙的計劃中，2010年底，我們夫婦各自參加費城和芝加哥兩個幾千人的基督徒大會，卻在同一天被神呼召，甘願放下職業，全時間服事神。當時沈穎身懷大兒子四個月。

2013年1月，沈穎身懷小女兒八個月，大兒子剛一歲多，神卻在我們最軟弱、最不適合的時候，呼召我們開始新事工。我想，神這樣作，是要我們不以專業為傲，且知道這事工不是人手所能作的，要我們更深地倚靠他。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跪下同心禱告。劉陽在神學院讀書，以課餘時間參與編輯寫作，而沈穎自女兒滿月起，便一邊照顧孩子，一邊承擔《境界》大量的編輯和管理工作。

當我們憑信心和感動踏出第一步，神就將各樣所需要的人帶來。有位在中國一流機構任專業播音員的姊妹加入，於是開展了“有聲境界”音頻節目；有優秀的攝像師和後期製作人員加入，於是開展了“看見境界”視頻節目；還有插畫家、美術總監投入，並有大學教授主動做翻譯義工。

在短短一年時間裡，沒有一分錢投資、沒有全職同工、沒錢支付稿費，只以志願者和讀者義工組成的三、四十人團隊，以自媒體形式發出了近一百五十篇文章、十幾個音頻節目、三個視頻節目，六期電子雜誌。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facebook搜索“境界territory”，即可閱讀每周更新4次的最新文章。根據第三方提供的分析軟件統計，《境界》在微博的單篇文章，最高閱讀量為170萬人，一般閱讀量達到5-20萬人，讀者集中在20-45歲，他們關注公共話題、有網絡閱讀習慣、受過高等教育、對社會問題有思考能力和參與意識，是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一群。

隨後，《境界》開通針對中國讀者的微信服務（在智能手機裡搜索“newjingjie”即可成為訂戶）。根據微信管理提供的後台數據顯示，一般微信類媒體發出圖文後，讀者的打開閱讀率達到25%已經很不錯，而《境界》的閱讀率最高達700%，一般在70%左右，平均閱讀率和轉發率都遠遠高於傳統媒體。而且，閱讀次數超過閱讀人數的50%，這意味著讀者喜歡反復閱讀《境界》的內容。

這些數據都是傳統媒體夢寐以求的指標。新技術可以解決以往文字事工無法評估效果的弊病，扎實的數據和資料讓我們知道讀者是誰、在哪、喜歡讀什麼、忠誠度如何、反饋率如何，這將大大提高主內資源的使用效率。

一年來，在沒有特別推廣的情況下，神將10萬左右遍佈世界各地的固定訂戶加給《境界》，可接觸讀者達數百萬人。我們確信，優質內容加上新媒體平台，是這個世代媒體宣教的關鍵，不可偏廢。

生命的境界被拓寬

蒙神恩典，創刊一年的《境界》，在中國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但仍然有許多未成熟的地方。《境界》像一面鏡子，有時反映出我們視為優點的內在軟弱，有時暴露出我們忽視的破口。最寶貴的收穫，則是信心的提升與合一的操練。《境界》的存在，證明信仰的真實可以使人在這個浮躁功利的世代裡依然憑感動做事，為生命聚合。樹葉動了，就知道有風吹過；《境界》的存在，就是這樣一片葉子，不僅讓我們風聞有神，而且親眼見神。

神使用微信，在短短幾天內呼召了30多位世界各地的讀者義工，他們從未謀面，卻能借助網絡協同翻譯、整理錄音、寫作，在主裡合一的高效工作！2014年新年一始，又呼召了260位代禱勇士，願意委身為《境界》持續禱告，包括禁食禱告——建立防護牆，讓新媒體能打贏人的屬靈爭戰。

最讓我們感動的，是神揀選軟弱的人。雲南的讀者義工建美姊妹，幾年前患癌症，病情穩定後右手仍不方便，看到有錄音急需整理，就主動承擔任務。還有台灣的敏俐，並非媒體專業，只是初學寫作，對大陸情況不熟，卻因關切人心的需要，寫出了最好的一組時評；懷孕後挺著大肚子，還在電腦前輪值微信。

還有常約瑟弟兄，一個從網上主動找到《境界》的晚期腎癌患者，他知道自己的命是主給的，流著淚用生命來寫作，把自己走出心中墳墓的經歷毫無保留的交付給讀者。我們沒有給他一分稿費，卻收到他奉獻的500美元。每次收到他的文章，我們都不確知下一篇何時發來。巧合的是，常約瑟竟然就住在洛杉磯。我們去醫院看望他，得知他的母親是宋尚節在中國的重要同工，曾為福音的緣故入獄五年，宋博士在日記裡幾次提及她；他的父親在山東建立了數間教會。

從這位寶貴的弟兄身上，我們看到：文字若不能影響人，是因為生命不在裡面。如果我們能把自己的生命掰碎了揉在其中，文字就能觸碰讀者的靈魂，並化為紐帶，建立生命的團契。

我們體會到，《境界》的境界，是去掉書名號的境界。加上書名號，是個循規蹈矩做事的組織，需要規劃未來，達成事工目標；不加書名號，則是



空中戰役

福音影視的前景

薩林娜

“空中戰場”誰來占領？

根據瑞視網最新調查數據統計，至2013年年底，中國網民人數已經逼近六億。其中，在線視頻網站覆蓋人數約4億，主流視頻媒體日均覆蓋人數約1.8億。在觀看視頻網站的網民中，約43%每天收看視頻網絡；在線視頻每月播放16.9億小時，人均每週瀏覽時間約844分鐘，約14小時。

瀏覽視頻網站的，以年輕群體為主，10-39歲占816%（其中10-19歲佔所有人數的24%，20-29歲佔

32%，30-39歲佔25%），其他年齡層只佔19%。在這些人當中，12%拍過視頻，6%加工過視頻，82%從未有過視頻創作的經歷。

面對以上數據，作為一名基督徒媒體人，我大膽提出以下幾個論題：

1. 視頻網絡將成為中國未來最大的信息傳播平台。
2. 中國新一代年輕人的世界觀與思維方式，將被視頻網絡塑造。

（接上頁）

所有親歷者——受訪者、作者、讀者、同工、義工——彼此以生命相交的境界。

我們的心態也悄然變化，越來越不再執著於創刊詞中強調的職業媒體人身份和專業的恩賜。這一年來，我們深感：神所呼召的工人，不但要有恩賜，更重要的是必須蒙召而來，不憑自己行事。“不倚靠勢力，不倚靠才能，唯有倚靠聖靈，方能成事。”

以媒體的方式服事，與其說是基督徒媒體人的恩賜，不如說是神的特殊憐憫和恩典。恩賜令人驕傲，恩典令人謙卑。我輩別無摸魚種田的專長，只能通過文字認識主、傳揚主。主耶穌曾指出，文士是天國裡最小的，也是最容易假冒為善、自以為義的；看得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梁木；指點江山要救世界，卻救不了自己。我們需要隨時自我提醒，在《境界》的平台上不為自己而寫。慚愧的說，所謂的文字或媒體恩賜，其實常是寫出來的比行出來的快半步。

世界就像間大病房，沒有一個人已經康復。我們患病，大半是因為自我中心，驕傲自視。神是

最好的醫生，祂允許並鼓勵媒體人為祂而寫，其實是採用“興趣療法”，就像復健運動。我們為《境界》寫了不少文章，不過是病房手記摘抄，因為實在忙碌，許多治療中的呻吟與希望、嚎啕與微笑、催悲與奮興，甚至來不及記錄。在持續不斷的禱告清理中，我們更加接納自己的本相。

在世界這個大病房裡，有人耳聾，有人舌結，患病的部位不一樣，卻可以互相分享如何從那唯一的大醫生得著醫治。既然病因是自我中心，所以治療過程的一部分，就是要求彼此分享。當某人解開一條內心鎖鏈，將過程分享出來，更多人的鎖鏈也得以脫落。而當我們這樣行，那位大醫生就在我們中間，帶來真正的釋放。

過去一年，神帶領《境界》，讓許多從未謀面的同工、義工、作者和讀者靈裡相通，走出極寶貴的信心之路！作為媒體宣教者，神藉著《境界》，讓我們經歷與主同行，實在是對我們的極大祝福。✠

作者劉陽為恩福神學生，在正道神學院就讀

誰得著影視，誰就得著爭奪靈魂的戰役的“制空權”。我們豈能將如此重要的戰場拱手相讓？
Those who own the media would dominate the air in the battle for souls. How could we give up such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3. 用視頻的方式傳播福音信息，必將成為基督教界向公眾傳福音的最有利手段。
4. 傳統媒體在福音傳播中的作用將會逐漸萎縮。
5. 網絡視頻在中國剛剛起步，製作的水平較低，但由於人心的空洞，整體供不應求。
6. 基督教福音視頻目前基本處於真空狀態，嚴重滯後。
7. 高質量成熟的福音影視作品，會帶來千百倍的改變生命的能力。

影視語言的影響力

聖經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4:23）而眼睛看到的，會進入人的心。因此，人“注目”什麼，就會像什麼。當一個基督徒定睛於耶穌，他會漸漸生出像耶穌的氣質；同樣，如果每天花大量的時間瀏覽污穢、暴力、色情、虛空的東西，那人的生命也會被摧毀。

影視語言的一些特質，決定了它對人的生命能夠產生巨大影響力。

“百看不厭”：人天生對“看”有著強烈的渴望。聖經說“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光影與活動的畫面對人類具有難以抗拒的魔力，能夠帶來感官的愉悅，觀察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就會發現，人類本能中“看”的欲望是何等強烈。再看今天中國的年輕人，有多少每天十幾個小時沉浸在網絡電視劇和各樣綜藝節目中，即使雙眼已經佈滿紅血絲，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仍不能停止觀看。

“過目不忘”：大腦對畫面、空間、影像的記憶能力遠遠大於對文字、理論、邏輯的記憶能力。例如，一位信主多年的弟兄承認，多年以來觀看的色情電影中，無數畫面已經深深植入腦海，進入他人格的深處，即使他砍掉手腳，挖掉雙眼，也無法將這些印像塗抹，因為從眼睛進來的東西已經污穢了他整個人。

“眼見為實”：影像具有強大的說服力。若與耳聽和閱讀相比，人天然傾向於相信肉眼所見的畫面。

例如在中國，普通民眾心中的政府形像，是樣板戲、革命、抗日、內戰等影片和偉人、公僕、反腐等電視劇塑造出來的。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些只是影視節目，不是真實的歷史，但在情感層面仍舊願意相信這些影視作品精心編織的情節。對於西方國家的印象，則大多是透過好萊塢的大片而來。

“觸目驚心”：影像能夠滲透到人的潛意識，在無意中左右人的價值觀，改變人的思維和行動方式。眼與心是連在一起的。例如，長期沉溺於血腥暴力的視頻及網絡遊戲中的年輕人，容易產生暴力傾向，輕棄生命，毫無憐憫。近20年來，多起凶殺案和槍擊案的主犯，都是沉溺網絡暴力遊戲的青少年。再如，長期觀看恐怖電影和“鬼片”以尋求刺激的人，更容易患抑鬱症、精神分裂，也更容易自殺。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不誇張的說，“得眼球者得人心”，尤其是年輕人的心。然而，影視巨大的力量是中性的。如果被撒但使用，便成為欺騙、偷竊、毀壞、殺害的得力工具。如果被神的百姓使用，則將能夠傳揚真理，得著靈魂，醫治人心，建造教會，擴展神的國。

誰得著影視，誰就得著爭奪靈魂的戰役的“制空權”。我們豈能將如此重要的戰場拱手相讓？

“誰是傳奇”媒體事工見證

“誰是傳奇”青年媒體事工開始於2008年夏。



那時我在北京大學讀電影學的碩士研究生。從大學時代開始，神把一個強烈的感動放在我心裡，就是通過影視的方式記錄神在我們這代人身上的奇妙作為，用年輕人的語言向我的同齡人傳講那加略山的古舊福音。當時沒有資金，沒有設備，沒有人手，沒有支持，唯獨有一個明確的異象，如同火在心中燒，就是對中國幾億年輕人的靈魂焦灼的愛。我與丈夫願意一同為此擺上全部。

感謝神奇妙的恩典，在接下來的三年裡，祂一步一步地帶領，感動幾位查經班中的姊妹，她

網絡視頻所需的資金投入非常小，但其影響力未必小於正規上映的院線電影。

The impact of web media may not necessarily be less than that of motion pictures in the theaters, though they need much less investment.

們在畢業後放棄找工作的機會，與我一同全時間在“傳奇”事工中服侍，一同過著朝不保夕、被家人拒絕、被同學嘲笑的生活。神也感動國內外許多認識不認識的弟兄姐妹，用一筆一筆的奉獻供應我們，幾十塊、幾百塊、幾千塊，神從未讓我們因資金缺乏停下進度。神也興起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為我們代禱，讓我們在每一次爭戰中得勝。在神的恩典中，我們製作了六集DVD，並在國內申請了版號，正式發行。

神使用這些DVD，在中國以及北美的華人學生之間作見



證，帶領很多年輕人歸向主。單第五集《浴於清泉》，就在網上被播放近八萬次，主要收看對象是非信徒群體；

在上千條留言中，有很多人表示願意接受耶穌。

當我來到北美後，陸續聽到一些北美學生團契在使用這些DVD帶人信主。神的心意又美又善，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神也讓我們看到，用媒體向年輕人傳福音的潛力與需要何等巨大。

2011年年底，我們在國內的事工受到衝擊，被迫停止。直至2013年底，我再次得到清晰的呼召與托付，重新開始影像事工。蒙神的恩典，藉著蘭莘華人基督教會弟兄姐妹的熱心奉獻，我購買了一套專業設備。

接下來的拍攝計劃，目標人群將會轉向“90後”，節目將朝向5-15分鐘的“短、精、快”類型，以更加適應互聯網視頻傳播的節奏。同時，我也看到基於聖經的心理輔導、婚姻親子輔導的巨大需要，並開始著手將北美這方面豐富的資源，通過視頻的方式“搬運”回國。

另外，我開始有意識地鼓勵培養“85-90後”新生代，投入福音影視創作。2013年年底，在巴爾的摩舉辦的使者華人差傳大會中，我帶領“85-90後”的福音微電影製作工作坊，指導一百多名學生，在一夜之間製作出12個3分鐘左右的微電影。¹

通過這次活動，我發現“85-90後”藏龍臥虎，這些年輕人遠不是傳說中的“腦殘”、“嬌生慣養”、“自私”、“不靠譜”，相反，他們展現

出很多令人振奮、感動的品格。他們思維活躍，創意十足，善於團隊合作，對設備和技能掌握快，敢想敢做，力求完美，又非常能吃苦，肯付出。他們的作品用年輕一代的方式和語言，清晰準確地傳達福音的真意，敏銳運用流行文化的元素，在輕鬆幽默的同時又有深度，讓人笑著流淚。

通過這次活動，一大批青年學生得到激勵，敢於動手製作福音影視，並形成了空中團隊。我會繼續用講座和工作坊的方式，推動更年輕的一代投入福音影視的創作。網絡視頻所需的資金投入非常小，但其影響力未必小於正規上映的院線電影。拍一部電影的資金，可以拍成成百上千個福音網絡視頻，甚至微電影。這種小成本、大產出、高效率的模式，正適合年輕一代實踐。

“恩福”潛藏的寶藏

“恩福”對文化宣教有很高的敏感度，除了走較高端的學術路線之外，也致力於大眾傳媒人才的培養。我是因為這個策略才有幸加入“恩福家人”的行列之中。如果恩福有意開展視頻網絡領域，則具有得天獨厚的戰略優勢。

第一，“恩福”擁有一群優秀的人才，如果能夠形成團隊合作，則能夠產生眾多精彩的創意，也同時具有龐大的知識架構，在很多領域都能發出有份量的聲音。

第二，以“境界”為代表的新媒體事工，已經在互聯網上打開一個寬廣的傳播平台，並擁有一群忠實的受眾，可以成為福音視頻節目推廣的有力渠道。

第三，眾多“恩福”家人遍布在各個文化宣教領域，佔據制高點，如果能夠形成合力推廣福音視頻，將對整個中國文化界造成巨大的衝擊和影響。

願神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就讀於南卡州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神學院

註：1. 謹推薦巴爾的摩差傳大會青年學生組微電影工作坊部分作品：

- (1) 追求者的紙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sdzOF8Bg5M>
- (2) 相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klGo1HPzzI>
- (3) Unleash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DyEkjwsYqg>

神學之路與學神之路

陳知綱



2011年底，我到加爾文神學院游學時，已到不惑之年。人到四十不學藝，正因如此，很多人對我這一作法有擔心。有些親朋好友出於骨肉親情的關愛，勸我要為自己、為妻子著想；另有很多人委婉地說：“你很有勇氣！將來又有什麼打算？”潛在的意思是說，我出來讀神學的決定可能出於頭腦發熱、不成熟，將來不會喝西北風吧。

果真如此嗎？那麼，什麼時間出來讀神學合適呢？什麼樣的條件讀神學合適呢？

想到，自己以前是一個很散漫、驕傲的人，不願服侍的人。上帝讓我謙卑下來，讓我生發出一個願意服侍的心，漸漸有一個牧者的心腸，願意在上帝家中盡忠。若非祂一步步的恩召，是根本不可能的。

面對這些問題，回首上帝的呼召，並祂如何在我身上、在我們家中動工、引領和不斷的雕琢，一步步引導，直到今天，便願意寫下這段心路歷程，盼望給準備學神學者和服侍上帝者一點幫助。

起點：上帝的呼召與印證

首先，教會並非我的事業，而是上帝的事業。

我信主前，借古人的話勵志說：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聽起來誓言動人，精神也可嘉，但這樣的計劃、謀算、冒險是在物質領域，是在上帝容忍人的一般恩典之下。

過去我這樣想，可說是我的身份和狀態決定

的。因為我生於農村，當地教育水平低下，所在學校的升學率，在那個地區排名幾乎總是殿後。所以，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似乎必須如此。經過勤勉不輟，戮力以求，雖然沒能實現從醫的夢想，但能升學；後來又再讀到某一名牌大學；繼而，又到一個相當不錯的大公司工作。當時自己有一套房子；而且，從92年初開始，一直在某所大學教英語。在他人眼中，這簡直是鯉越龍門，讓人羨慕。當時，我自己也津津樂道此事，覺得給自己家庭增光添彩。所以，自己很驕傲。

直到後來信主後，蒙上帝慢慢帶領，才曉得我一生的事都在祂手中。

但是，教會不是某個人、某些團體為了某項利益，或是出於某種心態進行的一項運動、一項冒險、打造的一個地盤、建造的一個家族產業。教會是上帝從世界中召出來的義人聚成的大會、是上帝建造的房屋並祂的家、是上帝耕種的葡萄園、是基督的新婦。所以，服侍上帝教會的工人需要聖潔自守，免得上帝的名受羞辱；需要警醒與忠心，叫祂的兒女們居住其中，能按時得糧；需要被接在主耶穌基督的真葡萄樹上，在上帝藉著環境而有的修剪中，恆忍殷勤多結屬靈的果子；需要保守護衛教會不受玷污。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第二，神學不是理性的系統工作，而是生命的侍奉。

作為基督徒，大使命是我們所領受的一項普遍的呼召。但是，學神學、受裝備、作牧者服侍教會，卻是一項特殊呼召，需要有內心的感動和環境

神學並非僅僅與理性有關，只是分析演繹綜合的系統工程，而是學效上帝，生命傳承的工作。
Not only studying theology has to do with rationality, learning how to analyze, deduct, and systemize. But it encourages the learner to imitate God and inherit the duty of life-changing.

的印證。作牧者需要換心，才能與所蒙受的呼召相稱。因為教會需要的不是一本教材，和一個照本宣科的傳聲筒，或者一面鳴的鑼、響的鈸，乃是一個活的文本，就是受上帝所差、成了一台戲供人效法的主的僕人。要在教會建造全新、向著主的生命，這等事萬萬不是屬肉體、不堪的生命能作到的。

此外，學習神學並非只是一種智力工作。古人形容讀書，“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總認為，久於其中，浸潤薰染，自然會有書生意氣；十年磨一劍，功到時自然會成全之功；但是，讀神學卻不然。有不少人，稱神學院（Seminary）為墓場（Cemetery）。因為若不是被上帝尋見，受上帝呼召引領，僅憑一腔熱情，任一時意氣，這條讀神學的路不僅不可能，而且是死路。神學並非僅僅與理性有關，只是分析演繹綜合的系統工程，而是學效上帝，生命傳承的工作，需要的是謙卑之心、聖潔之心、忠誠之心、為父之心、勤勉警醒之心。所以，僅從學校到學校，沒有在社會中生活歷練，沒有服侍教會的經歷，沒有上帝所給予的為父之心的話，讀神學只能造就很多像法利賽人一般的審判官，而不是教會牧者。這不僅會害己，也會損及他人。

第三，上帝在我們的環境中呼召我們。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進入人的處境，來服侍人。上帝呼召人服侍祂，也會在我們的處境中呼召我們，好服侍我們的同胞。

我接觸基督教是1991年，真正信主是1996年。在1999年以前，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要服侍教會，但上帝透過弟兄姐妹的呼召，使我開始參與服侍。2003年以前，我沒有想到過參與服侍教會；2004年以前，更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一位傳道人。

原因是，一開始接觸到基督教、卻還未信上帝時，有所擔心。親朋好友們鑒於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的經歷，以他們最大的無私愛心，極力規勸我，要小心。信主後，則因當時教會的信仰很不成熟，“呼召”的人和受“呼召”的人有各色人等。我雖然信主前曾有懷疑，但主讓我經過幾個神蹟印證，因而堅定了信心；有段時間，即使缺少真知識，我仍大發熱心。不過後來發現，我所認識被“呼召”的人中，有好幾個人出了問題。所以，我一度根本不願意做傳道人。

但是，上帝卻用一種對我量身定做的方式來呼召我。我是個很理想化的人，也是個很重親情的人。理想化，是因為自己在家中行小，倍受父母哥

哥姐姐呵護，有機會暢想將來，但也讓我有點散漫。重親情，是因為從很小就看見，珍愛兒女又律己甚嚴的父母，自己甘願忍受辛勞和苦況，卻竭盡所能地恩待我；為了報答他們的愛，我才會胸懷理想，要改變倍受窮困和疾病折磨的父母和自己的命運，堅持勤奮不輟地學習（正如我在以前的見證中寫過的）。

重親情也使我信主。因為一個被人評說為“真基督徒”的朋友，出於基督之愛，不斷邀請我參加聖經學習小組和福音會，我終於被主抓住。因著這個特點，我不忍推辭教會的弟兄姐妹，在他們的推動下開始參與服侍。結果，在2003年，藉著在一次牧者培訓中擔任口譯的機會，我看到骨肉同胞對真道的渴求，如羊沒有牧人般的情況。那時，神就將服侍祂教會的呼召烙在我心中。

第四，上帝的安排有時。

前面談到，自己個人生命中的兩個因素在衝撞中結合，使我樂於立足現狀來追求“理想”。隨著服侍教會，自己經歷了掙扎之痛，又看見許多教會牧者孤獨、彷徨、受傷害，使我推己及人，感同身受。深入了解信仰機制的想法催迫我，於是我去上研究所，攻讀宗教學博士。

宗教學的學習解決了我自己的不少問題，但與教會領袖相交，使我看到了更多問題，有了更強烈的催迫，以致讀神學的念頭越來越清晰。孔子云，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1995年，我母親辭世；2006年，父親也歸天。不復有父母膝前盡孝的責任，我似乎有了很大空間。我一邊服侍教會，一邊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宗教學，2008年取得博士。我當時想，自己雖然年齡大一點，但經歷可以幫助我；家裡尚有一些積蓄，心理上覺得有安慰，覺得應該是準備好了。

我原來在聯繫別的學校，從沒有試圖聯繫加爾文神學院。但是，上帝讓我的聯絡申請拖得很長，而且沒有很好的回應。直到2011年，一次純出偶然也是必然的機會，遇見一位上帝差到中國的僕人，他是為主不顧性命的神家忠僕，在他的力薦與聯絡之下，我在很短時間內就得到加爾文神學院的入學許可，驗證了這是上帝的安排。

途徑：信靠與更“心”

首先，另一種準備。

有了上帝的呼召，這不過是「開始」的結束，因為我們只不過是踏上了一條需要完全順服上帝的路。人總是想對未來的事作充分安排，但真正的充

唯一最重要的準備，就是曉得：永遠有一些事是人無法準備的，唯有到上帝那裡尋求。

The only necessary preparation is to know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thing we are not ready for. Thus we have to seek God's help.

分安排，是要充分安排好自己信靠上帝的心。

人對前面的困難總是思想不足，而且也不可完全設想充分。而若是能早知道，可能會被種種困難嚇倒，裹足不前了。

來到加爾文神學院後，文化上的差異帶來的心理壓力，繁重的學業帶來的身體上的疲倦，美國教會與國內教會氣質、與對待屬靈事物態度上的差異，讓我們覺得很多不適。

我妻子赴美前繳交我們夫妻的社保支出，使孩子的學費趨於緊張，經濟壓力陡然增大。她是一個很幹練的女性，辭去原本熟稔且收入不錯的工作，本屬不易；赴美後，語言不通，帶來孤獨、失落，壓力很大。孩子的入學問題一波三折，與同齡人重新建立關係不容易，這些問題困擾著她。凡此種種，都是不能不面對的切實問題。

突然間，我面對著許多自己不能控制的變數、壓力。當考試臨近，為了完成學業，多睡一會兒都是奢侈之物；拖著疲憊的身體時，靈性也受到影響。不安的焦慮、無能的沮喪、無助的孤獨，如洶湧的大潮，一波一波向我們這葉漂行在異國他鄉的孤舟襲來，洪濤漫過我身。



我們一家承受著如此多的壓力。但當與其他讀神學的學生談話時，發現幾乎每個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都會不斷掙扎；特別是那些用非母語讀神學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

評說一件事容易，實行起來卻難。譬如，世人謂，心若寬廣，能容天下萬事；情若誠篤，金石為之剖開；但關鍵是寬闊的胸懷、對真理的誠篤追求，並非人生而有之的。譬如，信徒理性中知道，“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也知道，我的幫助唯獨從造天地之耶和華上帝、從道成肉身凡事與弟兄同等的主耶穌、和父因祂兒子之名差來的聖靈而來；但

是，人若沒有操練過，缺乏生命的雕琢，又怎麼能突破屬靈生命中的軟弱、稚嫩與沈鬱，一葉障目的自閉、自怨自艾的自憐呢？這樣的信仰，不過是隨著環境變動而變、以自己感受為本的想像，而不是神本的信仰。

所以，唯一最重要的準備，就是曉得：永遠有一些事是人無法準備的，唯有到上帝那裡尋求。

第二，更“心”。

從林中仰觀穹蒼，天為樹隔，支離搖曳，會染上樹的翠綠；乘飛機，倚天遙看雲樹，雲若飄帶，樹若點墨，會披上天的淡藍。一個蒙恩的罪人，看待事情常會仍帶著原本的性情。而要作一個牧者，靠我們的本性是難以做到的，需要換上一顆新心，一顆為父之心。我們需要被陶造過，才能有這樣的品格；而改變環境，會讓我們有一個全新的視角。

美國一個研究機構的統計數字表明，進行過心臟移植手術的患者，大部分性格和習慣都出現不少改變，繼承了捐贈者的特徵。原因是，心臟裡有“記憶細胞”，同人的基因代碼一樣，帶有那個捐獻人的全部信息。當它被移植到新主人身上，就開始將原來主人的思考、感覺移到這個人身上。聖經說，上帝從我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換上上帝所賜新的肉心，新的靈。聖經又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但是，我們曉得，心臟移植後，要對新受體產生影響，總是在強烈的排異反應之後。屬靈的換心也類似。我們換了心之後，會經過一系列、長期、劇烈的排異反應；而當我們安靜在上帝面前，上帝的生命就會在我們裡面發動；這就是舊人被治死、新人逐漸活出來的過程。

第三，上帝的手術成功了。

我們一家在前面提到的諸多巨大壓力的靈性幽谷中，然而，上帝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差遣祂的僕人來到我們生活中，帶來各樣的幫助：信息、安慰、肢體間相交、禱告的托住、資金上的支持。

孩子升學的事奇妙解決了，並且因著學校老師的帶領，她的靈性也有了巨大長進。妻子經過諸多安慰扶植，生命得到極大的建造。我自己更多以一顆謙卑的心、開放的心，殷勤服侍的心侍奉。我感謝上帝，祂把我的家庭徹底改變了，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的。

思之再三，我可以認定：恩主是教師，環境是課堂，際遇是教材。神教我學習了一門神學院從不會教授的課。

撒但對我們的攻擊，…以我們仍然帶著的與世界、屬乎肉體與老我的情感、觀念出現；也會以我們因自閉、顧影自憐、自我為中心的不良情緒出現。The attacks of Satan . . . sometimes are manifested in our old nature that tied with feelings and concepts of the world and the flesh, other times appear through unhealthy emotions that come from self-isolation, self-centeredness or self-pity.

分辨與欣賞

首先，學習神學過程中，也要辨別惡，警醒抵擋惡。

由雷子變為“愛的使徒”的約翰，勸自己屬靈的兒女們說：“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上帝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上帝，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翰壹書4:2-3）原本雷厲風行，後來成為使徒之首的彼得也說：“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得前書5:8-9）

但關鍵是，撒但對我們的攻擊，不會自己叫嚷說：小心了，我魔鬼進村了；常常也不是以腦門上貼著標籤的凶神惡煞形像出現；而是利用環境的改變，以我們仍然帶著的與世界、屬乎肉體與老我的情感、觀念出現；也會以我們因自閉、顧影自憐、自我為中心的不良情緒出現。對此，起初逼迫教會、後來為教會捨命的使徒保羅曾警告門徒們說：“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哥林多後書11:14-15）但是，撒但興起環境來試探，卻被上帝用來作雕刻我們的工具！感謝主。

第二，要辨別善，欣賞善，為善感恩。

保羅說：我只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軟弱上顯為完全。盧雲說：我們並無什麼可以呈現給人的，所呈現的只是我們破碎的生命。上帝給我一個新心，使我這個原本很驕傲的人，藉著祂所對付過的生命，來呈現祂的恩典和能力。所以，我們為上帝賜下的生命、氣息感恩，為祂賜下的學習機會感恩，為所有奉獻支持我們的人感恩。我們並不配得，是弟兄姐妹的愛心，無私地多走二里路的愛，讓我們的擔子輕省。我們更為那些上帝差來的屬靈長者感恩，他們的禱告扶持了我們，他們的睿智免除了我們的愚拙的錯誤，他們的安慰讓我們在軟弱中得著激勵，他們的服侍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第三，為上帝設定的自然節期感恩。

春日，初綻的繁花表現上帝造物的生機與美麗；夏日，電閃雷鳴，顯明耶和華上帝在天上打雷，至高者發出聲音，便有冰雹火炭的能力；秋日，豐碩果子，讓人嘗到上帝豐富的供應；冬日，

晴雪中依然掛在枝頭、為飛鳥準備的簇簇各色果子，讓人沉思上帝的信實。我們比飛鳥貴重得太多了，上帝更必看顧。

在如雲的見證人激勵下奔跑

首先，認定目標。

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我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又叫我們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為我們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參，彼得前書1:3-5）這乃是我們的方向。哥林多人在較力爭勝中，為獲得一頂用桂樹枝和花草編成的桂冠，還能諸事都有節制，“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哥林多前書9:25-27）

第二，恆忍持守，一直向前。

上帝既然差祂的使者，做成如雲的見證環繞我們，為我們吶喊；賜下豐盛的供應，如甘雨潤澤心田；所以，就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走差路，反得痊愈。（參，希伯來書12: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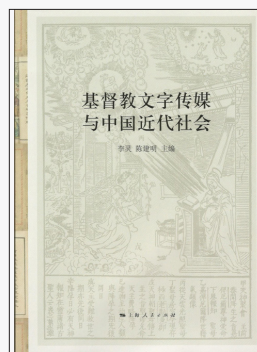
第三，得勝的歡呼。

行過今生的道路之後，願我們能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摩太後書4:7-8）阿門！✠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在加爾文神學院就讀

新書推介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2012年，本會的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與四川大學在成都合辦了學術會議，論文彙編《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已經出版，內容倍受學者讚譽。每本建議奉獻\$30。

最可靠的科學前提——

「上帝假設」重受矚目(4-2)

Stephen Meyer, 唐理明譯

大爆炸和廣義相對論

進入二十世紀，一個不聲不響、但顯著的轉變正在科學界中發生。現在，從宇宙學、物理和生物學而來的證據，所講述的和十九世紀後期的科學非常不同。如今宇宙學的證據支持有限的宇宙，不是無限的宇宙；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證據也重啓了設計的問題。

1915至16年，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廣義相對論震驚了科學界，（Chaisson & McMillan 1993：604-5）。雖然愛因斯坦的理論在很多重要方面向牛頓的重力理論挑戰，然而它也暗示（正如牛頓的理論），宇宙不可能是靜態的，而是同時既擴大又減速。根據相對論，大質量的物體改變了空間的曲率，從而吸引附近的物體。愛因斯坦重力的概念暗示，所有物質體都將凝結，除非引力的影響不斷由膨脹的空間所抵消（Eddington 1930）。因此，愛因斯坦的理論暗示宇宙在擴張，而非靜態。

〔然而〕愛因斯坦不喜歡這個想法，部分是出於哲學的原因。不斷膨脹的宇宙意味宇宙有膨脹的起點。俄羅斯物理學家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 1922：377-86）表明，廣義相對論暗示——用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話說——在過去一段時間（十至二十億年以前），必定有個時刻星系之間的距離為零（1988：46）。相對論提示，宇宙就時間而言是有限的，在遙遠的過去從一個起點迅速向外衝〔膨脹〕。但是對愛因斯坦來說，宇宙有明確的開始似乎有違直覺，因此他在理論中武斷引進一個因子，來消除這個含意。1917年，他假設有一個斥力，他用宇宙常數來表達，其量度剛好能抗衡他理論中所蘊含的膨脹。¹ 愛因斯坦也像牛頓一樣，不經意地把隱含在他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宇宙現實隱瞞了起來。

然而，宇宙很快就回嘴了。在二十世紀30年代，律師出身的年輕天文學家哈勃（Edwin Hubble）作了一系列觀測，震驚全球，包括愛因斯



坦在內。他在南加州威爾遜山天文台工作時，首次發現，我們的銀河系不過是散佈在全宇宙的衆多星系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發現，在銀河系之外的星系正在迅速地遠離我們而去。哈勃注意到，這些遙遠星系的光，正朝電磁波譜的紅端移動。這種紅移表示了遠離的動作，與所謂的多普勒效應出於同樣的原理，即如火車駛離固定的觀察者時，汽笛音調隨之下降。哈勃還發現，星系遠離我們的速率，與他們和我們的距離直接關聯〔越遠者越速〕，就好像整個宇宙是從一個奇異點開始，朝向球形所有方向爆開擴展（Hubble 1929：168-73）。

二十世紀餘下的時間，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曾在大爆炸理論之外，提出幾個可能的方案，以保留無限宇宙的看法。有些宇宙學模型的制定，純粹是出於哲學原因。例如，二十世紀40年代後期，霍伊爾（Fred Hoyle）、戈爾德（Thomas Gold）和邦迪（Hermann Bondi）提出恆穩模型（steady state model），來解釋星系的遠退，而不必去提那令人反感的“起初”概念。根據他們的理論，隨著宇宙的膨脹，在擴展的星系之間會有新的物質自發產生。按這個觀點，組成我們銀河系的物質，是在其他星系之間〔無緣無故〕自發蹦出來的，而那些星系則是在其他星系之間的空間裡蹦出來的，如此反覆不斷（Bondi & Gold 1948, Hoyle 1948）。因此，恆穩理論否認需要假設一個開始的奇異點，重新肯定宇宙是無限的，無始也無終。

然而，到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霍伊爾的理

廣義相對論和大爆炸理論提供的科學描述，無異即是基督教神學家早就以教義語言說的「從無到有」的創造。General relativity and the Big Bang theory provide a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what Christian theologians have long described in doctrinal terms as *creatio ex nihilo*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論卻觸礁了，因為新澤西州貝爾電話實驗室的兩名僱員有了新的發現。根據恆穩模型，宇宙密度應當始終保持不變，因而在宇宙膨脹時會產生新的物質。然而，1965年貝爾實驗室的研究員，彭齊亞斯和威爾遜（Arno Penzias, Robert Wilson）兩人，發現了物理學家認為是宇宙最初高熱、高密度狀態所遺留下來的輻射（1965：419-21）。這「宇宙背景輻射」大約相當於2.7絕對溫度（Kelvin），這個發現具決定性的影響。物理學家伽莫夫（George Gamow）曾預言，宇宙大爆炸後會有它存在（1946：572-73）。而恆穩狀態的倡導者知道，他們的模型不容這樣的輻射存在。恆穩理論還暗示，星系應該有截然不同的年齡，但先進的天文觀測已經發現，星系的年齡群集於中年的狹窄範圍。到了70年代，連霍伊爾、戈爾德和邦迪也放棄了他們的理論（Kragh 1993：403）。

恆穩模型消亡後，振盪宇宙模型（oscillating universe model）興起，成為取代有限宇宙的另一種模型。這種模式的倡導者設想一個宇宙，本來在擴大，速度逐漸減緩，由其自身引力（gravitation）的力量拉縮回來，然後，通過某種未知的機制，重新開始擴張；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但是，正如物理學家古斯（Alan Guth）指出，根據我們對熵（entropy）的知識，可用之工作能量（energy）會隨著週期的繼續而減少（Guth & Sher 1983：505-7）。據此推測，如果宇宙的存在已有無限長的時間，那麼它早就應該達到失去作用的平衡了。此外，最近的測量表明，引力的縮聚（gravitational contraction）需要質量，而宇宙的質量只有一小部分，大約為所需質量的五分之一，〔因此〕不足以產生這種縮聚（Peebles 1993：475-83；Coles & Ellis 1994：609-13；Sawyer 1992：A5；Ross 1993：58）。

在振盪宇宙理論出台之前，有三位天體物理學家，霍金、埃利斯（George Ellis）和彭羅斯（Roger Penrose），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闡釋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對於空間和時間、以及物質和能量的含義（Hawking & Penrose 1970）。此前，物理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n）等表明，從時間上倒推宇宙的狀態，其宇宙密度將會接近到無限。在1966至70年間，霍金和他的同事發表一系列的論文，顯示若從時間上倒推，空間的曲率也接近無窮大。但一個無限彎曲的空間，對應的半徑（例如，在一個球體之內）為零，故沒有空間體積。另外，因為在廣義相對論中，空間和時間有不可解脫的聯繫性，如果

空間不存在，意味著時間也不存在。而倘若沒有空間，物質和能量也不能存在。因此，霍金的結果表明，廣義相對論意味著，宇宙是在有限時間內蹦出來的存在，是由無而出——至少沒有從物質的東西而出。簡言之，廣義相對論意味著絕對有時間的開始，而在那之前，時間和空間都不存在，物質和能量也不存在。

當然，廣義相對論的時空定理是有條件的。它指出，如果廣義相對論適用於宇宙，那麼，空間和時間本身也必須起源於同樣的初始爆炸，就是產生物質和能量的初始爆炸。在愛因斯坦發表他的研究結果短短兩年後，就開始了一系列實驗，一直持續到現在；相對論（按量估計）的可能誤差，從10分之1縮小到.05%，又確認縮小到第五位小數。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進行的測試越來越準確，如1980到94年，一枚火箭所攜帶的氫微波激射器（hydrogen maser）檢測器，繼續縮小了與此理論相關的可能誤差（Ross 1993：66-67；Vessor 1980：2081-84）。因此，廣義相對論如今成了現代科學最被肯定的理論。然而，它的哲學意指，和大爆炸理論的指向，都令人震驚。兩者合起來看，廣義相對論和大爆炸理論提供的科學描述，無異即是基督教神學家早就以教義語言說的「從無到有」的創造（*creatio ex nihilo*）（再次強調，「無」是指物質）。對於宇宙成因的解釋，這些理論提出很高的要求，因為宇宙起始的原因，必須超越時間、空間、物質和能量。

人擇微調

如今，一方面宇宙論的證據指向宇宙起源為超然的原因，一方面物理學有新證據，〔進一步〕表明其基本架構的起源出於智能（intelligent cause）。自二十世紀60年代起，物理學家發現，宇宙生命的存在取決於物理因素絕妙難言的平衡（Giberson 1997）。物理常數、宇宙的初始條件、以及其他許多相關特性，必須有極其微妙的平衡，方可能讓生命出現。許多獨立的因素，例如宇宙的膨脹速度、光的速度、重力或電磁引力等精確的強度值等，只要稍微改變，就會讓生命不能出現。物理學家現在稱這些因素為「人擇巧合」（anthropic coincidences），並稱所有巧合因素幸運的會聚為宇宙的「微調」（fine-tuning）。許多人注意到，這種「微調」強烈提示，宇宙應當是出於一先存之智能的設計。正如物理學家戴維斯（Paul Davies）所說，給人的設計感受鋪天蓋地（1988：203）。

對於許多科學家而言，設計假說似乎是最明顯、最直觀而可取的答案。
For many scientists, the design hypothesis seems the most obvious and intuitively plausible answer.



本文作者Stephen Meyer演講

要明白個中的道理，不妨思考以下的例子：假想你是個宇宙探險者，無意間撞進了整個宇宙的控制室。在那裡，你發現有個精密的宇宙創造機，許多錶盤一行一行地排列著，每個都有各種可能的設定。當你進一步查驗，發現每個錶盤各代表某特定參數，其校準的精確值，是以創造一個讓生命能存在的宇宙為目標。一個錶盤代表強核力量的可能設定，一個代表引力常數，一個代表普朗克常數，一個代表光速，一個代表中子和質子的質量之比，一個代表電磁引力的強度，等等。作為宇宙探險家，你在考察這些錶盤時會發現，它們很容易轉到不同的設定，當初也可以不這樣設定。此外，通過仔細計算，你可以確定，任何錶盤的設定若有變更，即便非常輕微，也會導致整個宇宙架構的改變，以致生命不復存在。然而，由於某種不明原因，每個錶盤都設定在剛好必要的精確值上，讓宇宙能不斷運行；就好像一個巨大的保險箱，有許多組合鎖，而每一個鎖都被打開了。對於這些微調錶盤裝置的起源，你會有什麼推論呢？

物理學家問同樣的問題，就不讓人奇怪了。天文學家格林斯坦（George Greenstein）審慎地說，有一種想法無法抹殺，就是：必然有某個超自然的機構（agency）——或說「唯一機構」（Agency）——參與其中。是否有可能，我們竟在無預警、不經意之下，遇到「至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科學證據？是否上帝曾經介入，並精雕細琢了宇宙，只為我們著想？（Greenstein 1988：26-27）對於許多科學家而言，設計假說似乎是最明顯、最直觀而可取的答案。² 誠如霍伊爾的評論，以常識來解釋這事實，可說：有一超級智慧（superintellect）來玩過物理、化學、生物等；在自然界中並沒有盲目力量可言（Hoyle 1982：16）。許多物理學家現在也同意。他們主張，在宇宙控制室裡的錶盤有微調的現象，是因為

有人精心設定的緣故。

然而，還有人提出其他詮釋：（1）所謂「弱人擇原理」（weak anthropic principle），否認微調需要解釋；（2）根據自然法則（natural law）來解釋；（3）根據偶然（chance）來解釋。這些說法都認為，宇宙的微調僅只是表面看來出於設計。其中最流行的說法（至少在初期）是弱人擇原理（WAP）。然而，WAP最近遇到物理學和宇宙學哲學家的嚴厲批評。WAP倡導者聲稱，如果宇宙的微調不是為了讓生命存在，那麼人類就不會在這裡去觀察它。因此，他們聲稱，微調不需要解釋。然而，正如萊斯利（John Leslie）和克雷格（William Craig）（1996：23）所言，微調的起源的確需要解釋。雖然我們人類對於自己所生活的宇宙適合生命存在（按定義說），不應該表示驚訝，但我們應該驚訝的是，生命所必需的條件竟如此不可思議。萊斯利比喻，我們就像一個蒙上眼睛的男子，發現自己在行刑隊100名精良槍手執行槍決後竟然還活著，這幾乎絕無可能（Leslie 1982：150）。雖然他能存活，理由是所有射手都失誤了，但這並沒有說明為什麼所有射手居然都會失誤。從本質上講，弱人擇原理所肯定的是：陳述一個事件的必要條件，就消除了說明該事件原因的需要。然而，氧氣是起火的必要條件，但這並不能說明舊金山發生火災的原因。同樣，物理常數的微調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條件，但這並不能說明微調的起源，或消除說明的需要。

有些人否認微調巧合需要解釋，還人則設法以自然主義的方式來解釋。其中，援引自然法則已被證明為最不受歡迎的說法，原因很簡單。精確的錶盤設定著不同的物理常數，代表自然定律本身的特定性質，譬如，強引力或電磁引力會是多少。這些數值表達了基本定律本身的相應特質。因此，定律不能解釋這些特質；其實他們正是（或具有）那需要解釋的特質。正如戴維斯的觀察，物理定律本身似乎也是極其巧妙的設計產品（Davies 1984：243）。此外，就定義而言，自然定律乃是描述符合規定或可重複的現象。然而，物理常數和初始條件的獨特數值，乃是高度不規則、且非重複性的集合。因此，這就不大可能說，定律能夠解釋為什麼所有的基本常數恰好是其數值。例如，為什麼引力常數的值精確為 6.67 牛頓米²每公斤²，庫侖定律中的介電常數為 8.85×10^{-12} 庫侖²每牛頓米²，電子的電荷質量比為 1.76×10^{11} 庫侖每公斤，光速為 3×10^8 米每秒，普朗克常數為 6.63×10^{-34} 焦耳秒，等等（Halliday &

Resnick 1978: A23)。這些數值譜出一個高度複雜的陣仗。它們所構成的群體，似乎並沒有表現出規律的模式，可以在原則上被納入自然法則的框架，或用自然法則來解釋。

偶然的解釋，雖然被證明比較受歡迎，但仍有嚴重的缺陷。首先，微調的不可能概率（improbability）極高，援用簡單的偶然來解釋，顯得站不住腳。物理學家發現七十多種物理或宇宙參數，需要精調才能產生維持生命的宇宙（Barrow & Tipler 1986；Gribbin & Rees 1991；Ross in Dembski 1998）。在《自然的歸宿》（*Nature's destiny*）（Michael Denton 1998）中，但頓還列出了許多人類生命的必要條件，包括化學、地質學和生物學。此外，許多個別參數也展現出極高程度的微調。宇宙的膨脹速率必須精調到 10^{60} 分之一（Guth 1981：348）。宇宙膨脹的速度只要稍快 10^{60} 分之一，將使宇宙物質過於擴散，導致恆星無法形成。膨脹速度只要稍慢於同樣的數字，就會產生引力的立刻再崩塌。而引力的本身需要微調至 10^{40} 分之一（Davies 1983：188）。

因此，我們的宇宙探險家不僅發現自己面對一大組設定的錶盤，而且還面對很大的錶盤，每一個錶盤的設定都有非常多種可能性，而其中只有極少幾種設定允許宇宙能維持生命。許多情況下，要以偶然來找到一個正確的設定是極困難的，更甯說要每一個設定都正確，這種可能性實際上趨於無窮小。牛津大學物理學家彭羅斯（Roger Penrose）指出，僅以一個參數——原始階段的空間體積——而言，所需要的精確微調，就必須讓造物主以 10^{10} （ $\exp 123$ ）分之一的準確度為目標。彭羅斯說，我們甚至不可能完全寫出這個數字，因為這是 1 之後隨著 10^{123} 連續的 0 ！這麼多個零，比整個宇宙基本粒子的數量還要多。他的結論為：這就是讓宇宙上路所必需的精準度（Penrose 1989：344）。

為了規避這巨大的不可能概率，有些人提出「準無限多」（quasi-infinite）平行宇宙存在的假設，以增加微調所需的概率資源（約等於時間與試驗次數的量，〔宇宙概率資源為 10^{150} 〕）。這類多重世界或可能世界的場景，最早是埃弗雷特（Everett）解釋量子物理學和林德（Andrei Linde）的暴漲大爆炸宇宙學所提出的，在其中，任何一個具正面概率的事件，不論概率多小，必定會在某個平行宇宙的某處發生。只要生命的出現有正面的概率，就一定會出現在某個可能的世界中。因此，遲早某個宇宙會獲得維持生命的特質。朗利（Clifford

Longley）說明，根據多重世界假說（many worlds hypothesis）：

可能曾有億億萬萬個不同的宇宙，每個基本比率和常數的錶盤設定都不一樣，數目如此之多，勢必偶然會出現正確的設定。我們只不過正好是那幸運兒（1989：10）。

按照多重世界假說，我們在宇宙中的存在，不過看來好像機率極微，因為以概率計算人擇巧合產生的偶然機會，只單單考慮了我們宇宙之內的概率資源〔 10^{150} 〕，卻忽視了平行宇宙的概率資源。因此，根據多重世界假說（MWH），宇宙生命的存在畢竟還是可以用「偶然」來解釋。MWH成了目前人擇微調最流行的自然主義解釋。

雖然MWH的想法很妙，但它遇到一個很難克服的困難：我們沒有證據可證實在這個宇宙之外還有其他宇宙。此外，按照“可能世界”的定義，其成因是我們這世界無法接觸到的，因此它們的存不可能有證據；對於這些相當不可能的事，最多只能說，可以假想它們有可能存在。當然，也沒有人能直接觀察到神——雖然祂和我們的世界在成因上並未脫離關係。即使如此，科學哲學家們，如斯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萊斯利（John Leslie）、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 1988）、和柯林斯（Robin Collins）提出多個理由，認為有神設計假說（theistic design-hypothesis）強於自然主義的多重世界假說。首先，目前所有涉及多重宇宙的宇宙學模型，都需要某種機制來產生宇宙。然而，這種宇宙生成器本身就需要精確設定的物理狀態，讓人不得不問它的原初設計問題。柯林斯如此描述這困境：

當前對這種宇宙生成器所提出的想法，諸如振盪式大爆炸或真空漲落模型……生成器本身是由一套複雜的定律所掌控，讓它能產生諸宇宙。因此，按理說，如果這些定律略有變化，生成器可能無法產生任何可以維持生命的宇宙（Collins 1999：61）。

事實上，我們從經驗得知，有些機器（或工廠）可以製造其他機器。但經驗也告訴我們，這種機器生產機器的本身，需要有智能的設計。

第二，柯林斯認為，持平而論，我們應該偏好的假說，是自然的推斷——根據我們對各種實體肇因能力的理解而來（Collins 1999：60-61）。在解釋人擇巧合時，多重世界假說沒能通過這個測試，而有神設計假說則可以過關。為了說明，柯林斯要求讀者想像一位古生物學家，他假定有產生恐龍骨

微調證據重新建立了具說服力的設計論證——儘管它不是證明神存在的正式演繹理論。The fine-tuning evidence has led to a persuasive reformulation of the design argument, though not a formal deductive proof of God's existence.

骨骼的電磁場存在，以此來解釋巨大化石骨骼的起源，而不以實際的恐龍來解釋。雖然就化石骨骼的起源而言，這樣的磁場解釋可算是可能的，但我們沒有這種磁場的經驗，也不知道它們是否正在生產化石骨骼。然而我們都觀察過動物遺骸，按不同的腐化階段，保存在沉積物和沈積岩中。因此，大多數科學家在解釋化石的起源時，理所當然會偏好實際恐龍的假說，勝於看似恐龍（其實是產生恐龍骨骼電磁場）的假說。柯林斯主張，同理，對於能生產精調系統或無限而無盡隨機組合的宇宙生成器（它本身不是出於設計），我們毫無經驗；可是，對於能生產精密機器——如瑞士手錶——的智能者，我們卻有豐富的經驗。因此，柯林斯下結論說，以超級智能（上帝）來解釋宇宙的微調，這個假定是一種自然的推斷，根據我們從經驗而得的知識，知道智能者有成因的能力；而多重宇宙的假說則缺乏類似的基礎。

第三，克雷格表明，多重世界假說倘若要充分說明人擇微調，物理參數的分配必須無盡的隨機，因而會有無限數目的平行宇宙，以確保最終將會有某一因素的組合能夠產生生命。然而，採用多重世界作解釋的物理模型——無論是埃弗雷特的量子力學模型，或林德的暴漲宇宙學，沒有一個可以提供有力的理由，讓人相信會有無盡的隨機和無限的平行宇宙；相反，只能是有限的、非隨機的組合（Craig 1996：24）。

第四，斯溫伯恩（Swinburne）認為，有神設計假說的結構簡明，比MWH更不需要輔助性假設（1990：154-73）。他指出，其實，多重世界的唯一證據是人擇微調——而它正是提出這假說所要解釋的〔對象〕。另一方面，有神設計假說雖然也只有間接證據的支持，但它可以解釋宇宙許多分別、獨立的特徵，但多重世界的場景則無法解釋，包括：宇宙本身的起源、物理定律的數學之美與優雅、個人的宗教經驗等。斯溫伯恩認為，上帝假說結構簡明，且能作更全面的解釋，因為它只需提出

一個解釋性的實體，無需多個實體——包括微調宇宙的生成器，和（按MWH的要求）成因各異的無限多個宇宙。



斯溫伯恩和柯林斯的論點指出，在任何其他生命領域裡，沒有幾個理性人士會接受這種想像過度、牽強附會的解釋。那些推崇MWH且認真討論的科學家，不見得是因這觀點本身有什麼過人的優點，倒不如說，他們乃是對自然主義哲學徹底委身，不容人批評。朗利（Longley）1989年在《倫敦時報》指出，用MWH來避免有神設計的論點，似乎常暴露出一種特殊的訴求，和形上學的絕望感。在他看來，人擇設計觀的論點

和它所指向的，具有如此高的確定性，倘若在任何其他科學領域，早已被視為定論。要堅持反對它，就像是堅持《莎士比亞》不是出自莎士比亞之手，而可能是十億隻猴子坐在十億個鍵盤上，用十億年打出來的。這並非不可能。但是，看見科學界的無神論者抓住這樣的絕望稻草，有神論者的步伐無異增添了新的活力（Longley 1989：10）。

誠然如此。十九世紀在生物學家手中提早退休的設計論證，到了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之際〔譯註：此文寫於1999年〕又重新登場。物理學、天文學、宇宙學和化學無一不顯示，生命依賴一套非常精確的設計參數，而它早已組建在我們的宇宙中。微調證據重新建立了具說服力的設計論證——儘管它不是證明神存在的正式演繹理論。因此，物理學家珀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說，如今我們活在自然神學大復興的時代。而這次自然神學復興的地方，不是在神學家當中——他們在這個領域裡已經氣餒，而是在科學家當中（1996：16）。珀金霍恩指出，大體而言，這次所復興的自然神學，不像中世紀的自然神學那樣雄心勃勃。不過，他宣稱，知識界已經開始出現很深刻的轉移，因為物理學及相關學科所發現的新證據，似乎都支持有神的信仰。（待續）

作者為科學哲學家，現任Discovery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1999年本文發表時，他在Whitworth College任教。

註：1. 最近的測量顯示，宇宙可能正在加速膨脹，這又再引起宇宙常數的討論。……不過，這些資料並沒有對恆穩或無限的宇宙提供新的支持。反而提示，現在有一種夠強的排斥力能加速膨脹，且防止後來會有收縮，因此，也與另一種無限宇宙模式——振盪宇宙模式——相悖（Peebles 1999：25-26；Wilford 1998：F1）。2. Greenstein本人並不喜歡設計假說，他比較欣賞的是“參與宇宙原則”（participatory universe principle），這觀點…說：宇宙為要能存在，就必需是可觀察的（1988：223）。

那正是中國知識界掀起一片「基督教熱」的年代。民主路上的挫折，引發大批有理想的青年更深入去追尋，要明白制度背後的理念，探索理念背後的信仰。「恩福」的創會董事在確立宗旨之時，看出中國人若要接受福音，必須有嶄新的眼光，跨越文化醬缸的局限，方能明白神對世界的計劃，而心悅誠服地承認耶穌為救主。

回顧歷史，加略山上殘酷的十字架，因著耶穌的復活而意義蛻變，成為恩典的象徵。在強大的希羅文化版圖內，原本毫不起眼的福音信息，卻發出翻天覆地的能力，幾百年間徹底征服了西方世界，成為新文明的基石。在其上建設的社會，在方方面面展現出人性的光輝，羨煞各族各民；直到今日，以聖經原則立國的美利堅，仍然成為全球移民的首選。

中華文化五千年來獨樹一幟。儘管十九世紀東西方文明相遇時，它千瘡百孔的弱點暴露無遺，但要倨傲不馴的中國人迎接十架救恩，仍舊困難重重。傳統文化龐然且複雜，活在當下的華人，又受到全球化的衝擊，混亂的價值觀使得人心成為荊棘叢生的硬土。若不努力下工夫、花力氣去刨土犁田，耕耘澆灌，怎能期待福音種子可以落在好土中，穩妥紮根，結實百倍？

人才栽培的急需

確定「推動文化宣教，耕耘華人心田」的異象後，還需要有具體的作法。經過初期的摸索，董事們察覺，這項浩大的工程無法一蹴可及，而首要的當急之務，應當是栽培人才。於是從1996年起，「恩福」設立獎學金，著力培育與文化宣教有關的兩種神學生，一種是具學術涵養、精於思辨、可以在思想界與學術界耕耘的人，另一種是能善用文字與媒體、將福音信息撒播於普羅大眾的人。

初期教會的教父多半才學兼備，並有為真道全然奉獻的決心，他們用生命與學識震撼了古代世界；「恩福」期盼所培養的人才也有同樣的心志，因此，除了恩賜之外，更看重生命對生命的影響。董事們以「家人」的心懷接納神學生，除了提供經費的資助，還以「家人」的關懷、「兄長」的榜樣、「回家」的團聚，給予長期的提攜。一年一度的「恩福家人退修會」，使分散在各個學校就讀的神學生能彼此認識，並有機會與董事和同工相交。幾天坦誠的切磋，敞開的交流，加強了「家人」的情誼。

1999年，創會的尤弟兄安息主懷，但幾位董事仍堅持「恩福」的異象。2001年，陳宗清牧

師取得芝加哥三一大學哲學博士之後，感受神的呼召，願意投身文化宣教。從此，「恩福」有了領航的「舵手」，傾聽神學生的心聲，為他們禱告，指引方向，警告事奉的危機與陷阱，提示成熟的途徑。

這些年來，同工們從神學生身上也有所學習，更深刻體會中國知識分子的掙扎，看出過去殘酷鬥爭的陰影。我們為著神興起一群用單純信心跟隨主的可塑之才而感恩。限於經費與人力，「恩福」每年資助的神學生僅為六、七人，從1996至2014年總共有38位。

學術交流的可貴

陳牧師擔任會長後，確立了「恩福」幾項策略，加上了學術交流、大眾傳媒、與佈道培訓。

近年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的研究相當開放，有四十幾間高校開設相關課程。「恩福」有幾位畢業生曾在大學任教，透過他們的努力，在多間學校舉辦與基督教相關的演講，讓許多對基督教有興趣的大學教授到北美訪問，與大學合辦學術會議，並出版與基督教相關的論文集；也有畢業生進入大學執教。

學術界對基督信仰的觀感對於大眾視聽有一定的影響。當視野逐漸清明，偏見逐條釐正，基督信仰遂能脫去「洋教」的外衣，讓華人重思先祖所敬畏的「天」與造物主的關係，承認贖罪的需要，以致正視耶穌十架救恩的真確性。

恩福雜誌的平台

「文化宣教」對華人教會是個陌生且引人質疑的名詞。一般信徒只關切領人歸主、建立教會，對於文化課題甚少涉足。其實，文化對於信仰的影響正反皆有，仍然需要透徹的剖析，去蕪存菁，信徒的靈命才能不受羈絆。因此，2001年陳牧師決定創辦《恩福》雜誌，以「信仰在文化落實，文化藉信仰更新」為宗旨。

這份雜誌希望刊登稍帶研究性、又能為信徒所理解的文章。雖然每三個月才出一期，篇幅不多，但文章卻亦不容易徵得。感謝神，這些年來總有一些作者鼎力相助，分享寶貴的心得，並且參與推介。由於編輯這份雜誌，同工們需要不斷關注時事動向、潮流趨勢、科學哲學、社會現象，因而心胸與見識也得以長進。

「恩福」是個很小的福音機構，蒙神帶領走過二十年，當年的種子已經略長嫩枝。在歡慶與感恩之際，祈求神繼續施恩，讓中華文化至終能成為福音的沃土。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70

慶恩福20週年

蘇卿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哥林多後書十5)

二十年前種下「恩福」種子的，是一雙為中國人含淚的眼，一顆為福音迫切的心！

1994年，「恩福」的倡議董事尤惠琮弟兄踏上神州——這片滋養著十三億華人的大地。雖然他所從事的是健康服務，但環視四周，他更被人們心靈的需要觸動。

回到洛杉磯，他無法按捺內心的激動，隨即去找當時他的牧者陳宗清牧師商量。不久，獲得幾位熱心弟兄的迴響，便成立了「恩福」。

(轉封底裡)

